



嶧桐文集卷第七

書

答漕撫史公書

貴池劉城伯宗著
書
藏
卷三十四

公以澹泊之志文武之才約己勤民忘家討賊蓋江南北倚
為長城者既數載而中外奉為砥柱者不幾人也乃者又以
淮徐地重漕儲事難借公益政其上從此給軍國之需蘇君
民之困官旗蠹剔飛輓如期真時事之慶城每念本朝定鼎
于北仰給者南一水若帶舳艫相銜小有梗塞便爾可虞況
今盜賊充斥不止荊蒲之警巨艘連檣翔翔河上皆屬漫藏
柁師水手本無良善又即連逃藪也運官債帥爾貓鼠同眠
其何能為東南諸郡皆當大澇大旱大疫連年疊見之際即
如敝邑昨歲船入府門今則三月不雨莞莞子遺都無聊賴

妙三十四

觀者

一

而無名之征額外之稅百孔千條益深益熱力竭髓空兵將
安出大抵旁費愈多正供愈缺漕事可慮不在運船渡淮之
後矣凡此疾苦皆緣大吏不肯親事層累而下小官為政胥
吏為奸爾有如我公衣大布之衣食監門之食身親行伍日
在戰陳閒而乃虛懷旁攬獎拔勤勞墨吏聞風而解綬小人
革面以奉公益昨以此治兵兵治而賊懾今以此治漕漕治
而國裕又何有焉城昨浪跡都門雖懷韓愈上宰相之書實
切孔璋救北海之意已而眾正相尼遂爾中止兩詣門牆渴
思提命乃既辱枉駕更錫旅資則自喜不為有道君子所棄
而城亦又徒步歸矣明問下及輒以詳對

答皖撫黃公問左兵書

日者重兵猝至小郡孤危仰賴淵謀遏亂于呼吸將興之際
江南無恙陪京晏如矣城前此執爰登陴四十餘日弛帶交

睫殆無數宵今幸解嚴然覽觀事勢身巽頗多如喜亂之民藉此聲勢因而剽劫奪殆同左兵即彼已去而此風猶未衰止一也如各鄉被毒不得不結寨自保然有團結因而有供億有號令有殺傷窮民借以資生黠者行其武斷專殺無忌行旅多冤解散何日長此安窮二也又如馬步未盡渡江鄉民終難復業一則為暴不已恐有激而相圖之事一則留滯招搖仍萌煽動句連之憂耕耨既擾秋穫何來衣食無資意外可慮三也至于見今二麥蹂躪家鮮蓋藏三餉催科勢同星火以析骸易子之餘責急公終事之義雖江南他郡容有不同而池陽久困情在獨苦夫一方不靖則事有相連此皆城總總過計尚欲仰煩臺慮者也若城家承先世衣食本豐往者以好客營書稍稍破產連年兵凶全露衿肘至今日而先人之敝廬不保負郭之磽田就荒輟食并日所不待言

妙三十四

二

要皆一身私憂不足贅語池郡邑長昔則有而無今則無而無勞身瘁力身兼僕役惟池太道程公一人耳池人皇皇亟思借寇題留之疏諸臺必有同心也相傳朝廷進退頗與往異耆碩老成多就搖落昔人云河北賊易中朝黨難豈其然乎又無怪豫楚闖獻之紛紛矣城侯左兵稍上當操扁舟一謁榮戟先此附報不一

答貴池令林公本縣江防書

前承明問日來頗更思維欲躬詣詳復暑中襍穢恐溷起居敬列所聞伏候裁擇 一扼險之地就貴池四境內上則李陽河之闌江磯礪槎柯直亘江半可據以偵下距郭港梅根大通河而止如流婆磯尚藏洲內不能遠眺仙姑廟正臨大江直望北岸有樹有祠可以栖止先年曾設險瞭視于此一屯寨之人今欲問用船之或官或民當先問設寨之或

民或兵夫民自爲寨則民船可漁船亦可以己之船供己之用便甚也若設兵偵探定須官自給船即物力不敷不能多造亦須特買數隻以予各兵不然兵借用船之名以騷擾百姓弊不勝言矣第謂之立寨未有非民自爲之也民自爲之之事官一切不當問耳蓋官與其事則動止在官民之聚散出入飲食攻守不得自由而有所牽制束縛于上其害滋甚楚豫諸郡城破而寨自如者民自爲守官不與寨之事也然以大勢論之民之結寨多宜于山有險可據有扼塞可守楚豫及蔽邑皆然沿江一帶平遠瀾漫安所云寨故愚意今日督臺之諭不過用兵守險之舊說而申飭之云爾爲今之計凡舊有兵船之汎地有哨兵而無船舊年沿江之船盡爲左帥所據則宜用正項錢糧造船以復其舊以原哨兵充補而力行之凡新欲添設之險而無船并無兵則宜調池陽營兵數十名踐更以往不過偵探眺望原非大有攻戰而以勸輸之銀動支若干或造船或買船以給之蓋營兵六百靜坐城內殊爲虛糜而設險二三處各止數十名按月輪班亦未甚苦府中勸輸原以督臺文移爲據則用之江干以應督臺之檄非擅也此役官兵以守險設官船以給兵不易之法也若外是而民自爲寨則聽民自爲之官一切勿與焉可矣一建立之時今農功未畢錢糧爲艱但當定其規模預籌方略而舉行之亟似或俟之秋中彼時水痕稍落布置爲宜若錢糧輕動奸胥必至侵漁若牌票驟行隸人徒恣恐嚇蓋講求斥埃不過游徼偵探之用終非遏寇禦敵之需恐奉行耆視爲故事則設立者止于象人土鼓而已

答程撫軍辨張亞子書

文昌星號也唐以前詩人屢用之而祝以爲神謂之梓潼謂

姓張謂即周之張仲謂之亞謂之亞子謂惡子又譏化書附會之蓋非一日而稱亞稱惡互有不同致煩下訛雖不足深辨而各有所承龔搜神記云文昌神姓張字霧夫續搜神記云有神姓張名亞道術顯著廟在梓潼玄宗幸蜀著靈追封左丞相唐書廣明二年僖宗幸蜀神又見于利州桔柏津封爲濟順王親幸其廟解劔以贈神郡國志云濟順王本張亞子戰死而廟存昔亞子西至長安見姚萇謂曰卻後九年君當入蜀若至梓潼七曲山幸當見尋至建元十二年萇隨楊安南伐蜀將至七曲迷道游騎賈君蒙忽見一鹿馳去遂至廟門鹿自死追騎共刺之有頃萇至悟曰此是張君爲我設主客之禮烹食而去按此即世所祀梓潼帝君也唐判度支蕭遇和王鐸張亞子廟詩曰青骨祀吳誰讓德紫華居越亦知名未聞一劍傳唐主長擁千山作蜀城斬馬威稜應掃蕩

妙三十四

四

截蛟鋒刀俟昇平鄼侯爲國新蕭鼓堂上神籌更布兵此皆以爲亞子也雋永錄云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研席既得舉貧甚于索旁郡乃能辦行歲已迫始發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行至張惡子廟云云王弇州四部稿內神仙類云今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即張惡子神也續稿內題文昌祠投詞後云文昌星也于天官家爲奎若壁而今以屬之梓潼張惡子張神于蜀甚烺烺云云胡元瑞莊岳委談注曰梓潼神姓張名惡子見太平廣記此皆以爲惡者也城按古文亞惡通用如昔人得周亞夫印亞文作惡知其相通張之亞惡似亦猶是也作文昌祠記則字從亞所謂尊之耳天下州郡無不廟學者廟學無不祀文昌祀文昌無不貌奎星者文昌旁刻偶爲二童與花藥夫人所圖畫象異又以奎爲魁其譌舛僞妄所自始已千有餘年累楮不能盡也

上閣部史公書

城謹齋沐獻書閣下竊以今日之事普天同仇碎首斫頸義當即死徒以昔人有言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社稷既重長君是圖公所以任絳侯之迎代邸躬安世之擁曾孫從此宗祧有主恢復可期繼聞爰立之命遂首同升之賢覽樞江左東軸建炎此皆高皇之靈嘗鬱蔥于鍾阜定知建武之業重光大于雒京涕淚之餘頗為欣幸伏有請者國難異常是三月間事其始也僅得諸咨請之鈔傳其後也乃微聞都門之凶問符檄不下郡國文牒未及監司凡諸下土誰忍信之至今監臨之詔未頒遐方之聽難一官吏蔑所稟承智愚胥為惶惑城五品方州十年不字雖仍草莽之列敢忘君父之仇昔在閒閒之畝果有硜硜之誠今三光欲晦則志士畢命之秋百靈來

妙二十四

五

扶宜盡人投袂而起本願麻衣草履奔赴新朝先哭孝陵隨叩殿下已而思之李綱既相則陳東可以無言夷吾復生即顧榮何須再拜然而私憂筮見念不容已當乾坤崩裂之際非臣子隱忍之時豈不知此際艱難倍于往日要以本朝義憤矢不共天敢瀆高深略有條列蓋定大計者一審大勢者一根本之議其目有四枝葉之論其目有五中開節族所云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書何能盡知公機務殷煩祈賜乙覽必終其卷無遽以書生窾說僅擲之典記已也嗟乎梅子真終身逃遁已有其書蘇雲卿一言不出情乃太忍君國大倫耶許敢愛中興之業仰首竭拳城再頓首頓首

一大計宜定

自都門失守大行皇帝凶問頗傳雖所傳不一大略頗同公率先諸臣奉迎福藩殿下臨蒞南京此中外臣民之願也旬

日以來引領詔旨庶慰遐方而頒布無期賈客從蕪湖傳來
翻刻稿本則尚蒙監國之文未有御極之意夫琅琊渡江亟
正位號康王航海仍就尊稱良以統一人心奉承宗祀名正
而忠義可鼓事定則奸宄易萌也今日既以倫序應在福藩
大寶之御無可遲滯之端如以東朝爲疑乎姑無論覆巢之
下蟻屯之中仲康安在嬰杵何人即以先朝事例推之當英
宗北狩明知車駕萬安青宮見在而宗社既重長君爲亟郟
邸之監數日即真當時大臣定見如此況今事勢萬不相同
早正尊號事不容時日待矣知郊天告廟事禮殷煩然御極
之詔先行典章皆可徐舉况壇壝見在修葺易爲夫絲最行
禮不妨漢業之隆况弓劍留遺皆有高皇之舊蓋有主則賊
乃可討心一斯事乃可成此大計也

一大勢宜審

妙三十四

六

昔西晉板蕩江左以興北宋沈淪臨安斯建或謂今日事勢
若符自愚觀之實非一致以言恢復有難于彼者二有易于
彼者三焉夫晉宋建都皆在河雒江東一葦相去非遙然而
南渡之後不復更正龜鼎此人事不臧非形禁勢格也今幽
燕闊遠殆近三千里踰淮泗歷齊魯舟必銜尾猶有過洪歷
險之虞陸乃長途盡反主客攻守之勢此其難一矣且晉宋
所遭皆是夷虜非我族類終不久留是以聰勤不復渡江兀
尤粘罕其去也可知其來也易辦今賊本中土嗜欲形勢與
我共之舟楫火藥長技皆同細作奸宄不復可詰而我又在
瘡痍之後風鶴之餘此其難二矣雖然未足難也晉惠麥粟
不分道君花石斂怨骨肉相殘淫靡已久我祖宗功德且無
論即大行皇帝之屬精圖治旰食宵衣以英明視昏庸以恭
勤視淫侈憊憊百姓仁愛是圖此豈宜有今日者所以薄海

內外無不爲之發憤裂背飲痛刺骨也人心未忘同仇易作燕人剽卒即墨怒堅三戶可以亡秦一旅足以興夏及鋒而用此人心之可乘者一也昔劉隗刁協參王導之權衡伯彥潛善制伯紀于樞軸所以功不能成變易以作也今建國之始惟公獨立秉政諸君皆佐下風天生李晟以爲社稷天下久信之所同升者皆極一時之選其爲四海知名此如房杜同心于唐室方邵左右于周家由此推之進退人才易置守宰推擇將帥皆志可合而權不移心既同而功易立此勢力之可爲者二也從來枝葉靡爛將盡無餘則根本什焉如宛雒之分裂崩隕瓜儀之蹂踐殘毀區區晉宋猶且支持今以吳越豫章閩蜀之全盛而都門失守忽焉一頃此非賊之能也夫秦暴入人骨髓故漢興易于摧枯尚且百戰得之焉遷謂王者受命未有若斯之易今賊何人乎運世無本功德不

妙二十四

七

紀而謂驟焉一喜非爲人驅除難乎夫天下猶未失半也鎮撫岳鄂以聯絡斬黃招徠荆襄以進逼河雒事尚可爲而況全蜀故在形勢得以入三秦吳越充然物力可以給行在閩粵稟命豫章轉輸此璘玠兄弟所以摧金虜于方盛而文山藉手尚以起義師于垂亡者也況今日乎從古中國有事則外夷從之今日賊自將待邊難保不入也且愚又爲吳三桂輩策之彼于賊人原非佐命之首功或有射鉤之往隙今即傾心歸服不足當開國之勳就令醜顏事仇亦不過五等之爵誠往偵之或者自爲死戰或連結如榆林已事但得彼中擣虛擾亂即我得以休息承時可圖之端指數不盡此事變之足以有爲者三也審此大端謀非絕望惟諸明公身在事中則情形以目歷而見智勇以久習而生又可以燭照數計強力爲之者此所謂大勢宜審也

一根本之議其目有四

朝廷之氣勢宜立

夫所謂立氣勢者非徒積粟練兵守險設防已也先得人才則積粟練兵守險設防之事畢舉矣昔晉元建國江左桓彝懼其寡弱後與王導極談乃曰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導又以江左名士如顧榮賀循為此土之望勸結二子使來則百姓無不歸者今國家雖兩都並建而陪京官多省汰六部無左右侍郎諸司概少員外臺省縣缺不補是官且不備無論入矣粉署庶司又多任子遷謫處之高者嘯詠山水餘盡擢擢官私蠹若食而敗若事視缺官抑甚焉為今之計百官之制除鴻臚光祿諸署外固宜盡仿北都添設員缺其有缺無人則擇人填補若東南舊臣久繫人望者宜分別召用存問以收人心至于草莽之中或品行卓越經濟優嫻亦宜薦徵並

妙三四

八

及用示招徠夫許靖徒有虛名孔明尚勸先主尊禮況名未必虛者乎昔人云楚有得臣子玉則文公為之側席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向彼一將之任如此況廟堂之上乎所謂氣勢宜立者此也

東南之民力宜寬

夫所謂寬民力者非徒赦夙連緩征輸已也先定經制則供億不煩而民力足辦賦自無逋矣昔南宋立國無論中原盡失即吳越之京口平江秀州明州豫章之洪州吉哀諸處皆先經金人蹂躪宜掃地無餘矣而臨安既建六宮百官供賦煩侈張韓劉岳稱師每十數萬不知當時物力果饒抑亦因中原之用既減神京在近用多可省故力尚足支與前此謀國不臧加派萬孔弊難縷述今即以事勢言之三韓何處九邊皆亡最可恨者練餉尤甚夫不練之兵餉之何益既餉之

兵練復何餉然則遼餉可罷也練餉可除也漕糧腳耗可免也至他供御諸費尤宜節省蓋財賦盡在東南昔以西北待命三十鍾而致一石而又他端誅求故民力漸困今以東南之物力供東南之支費速定經制去其無名力易辦而不難則心樂從而無怨夫國無怨女置女而後脣可長也夫民有衣有食而後無怨詈也所謂民力宜寬者此也

閹宦之干預宜制

夫今日宜言兵食言戰守而言制閹宦非迂也以武侯之才力忠誠董允費禕之勤恪姜維之膽智而一黃皓竊弄其中則恢復大略每牽制顧慮而不能竟文文山之干董宋臣亦有然者至典兵階亂從古爲然此不待贅方今殿下英武睿哲何止照黃門求蜜之奸諸明公貞亮果毅何難行魏公空敕之事然而從龍之際必有近侍飛躍大計或與密謀有高力士之小心則有李輔國田令孜之縱逆室隙拔萌不言而默制如禽鳥之以氣此恢復之前圖非迂說也

紀綱之飭治宜尊

今日百事草創宜尚姑息而必飭治紀綱者何也昔南宋初建李伯紀力持僞命僭逆之誅良以名分整齊則人皆斂手綱常弛縱則盜敢生心所以士卒燒第而不問斯哲士興嗟射柳鼓譟而勿禁則奸人拊掌綱紀一空名治亂恆由之未可專踵跡憤憤人以譏遵養時賊也然其要皆在未然之防將芽之際小物必勤謹嚴端恪雖今日君臣骨肉當有蕩佚簡易之風爲臥薪嘗膽之事而假借宜杜微漸須防早爲飭制使奸吏無以伺朝廷之輕重斯忠逆較然而後賊乃可圖也

一枝葉之論其目有五

取才之法宜嚴

夫今日取才宜寬而曰嚴者何也嚴其所不可取則取人之塗闢矣祖宗以科舉羅士意甚善也浸假而偏重初場置策論不經心則時務之術疏矣又浸假而專以賄成並初場經義亦庸陋不足言矣鬻賣之風吳越為甚數科以來恬然不怪蓋知推求一同考先費千金因而取償于關節遂為成習價值明懸彼此互簡嗟乎累累陶穀之子家家程鑿之兒唐之通榜尚收名宿今之科舉惟有鑽營士既以此得官又以此取償轉展牢固日甚月新當此江東初造取士之制宜稍變更此中科條別有款目須使履鼎金穴無所售奸又斷乎以薦辟兼行蓋保任必有實蹟行履不同陳言昔楊士奇吳與弼輩豈由科目蘇軾謂以孝舉人則強者割股弱者廬墓愚謂割股不愈于不進藥廬墓不愈于食蒸豚者乎推之而弟友廉潔皆如此推之而經術濟世皆如此固尚賢于貌為糊名易書而實為手授口諾者也中興之士全在得人得人之效係于取士夫倖濫杜絕則賢路宏開然後雖一技一長皆可以所能進大之經國之猷小之庶司之寄乃實有才技可使矣

妙三十四

十

起用之倖宜杜

國家每一用監軍一議屯田一舉邊才則凡貪酷敗簡邪穢不齒之徒便摩厲以須究亦果取攜而去夫平時尚且貪殘臨難豈能豎立以豪傑束手之地付猥鄙奸詐之儔嗟乎誰為汲引盡喪良心事至今日所謂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懲前愆後鐵面持之毋使爛羊再謠狗尾復誚蓋敗類之輩不庸則致治之機可望也

將帥之權勿假

夫今日右兵重武子將帥以便宜可矣而勿假以權者何也
愚嘗有說矣閩外之令不知天子此臨敵制勝事在呼吸之
際而非平日擁薰坐鎮及拜命征伐之常時也且古之將帥
皆卿相也敦詩書說禮樂多知道義今何人乎負販無賴陰
鷲盜賊得監司一劉制府一咨即循級而上漸登公孤矣夫
公孤論道之官也六卿或且不得而以施之兜鍪介冑不大
舛乎此皆本朝之稅政不可不漸為剔除者且宰相至尊貴
也朝入政府夕即匹夫國家有令一片紙召之而今能得之
副將以下乎嘗見守把一官或選授武科方來蒞事而先得
劉付者輒根柢盤固卒不可去蓋朝廷之選授不及司道之
告身紀法陵夷亦已久矣又安怪近事猖披也今通侯大帥
或本綠林或由劉委無以小故而漫視之銜轡在御機轂由
我此中操縱難以言宣知必有以深思而熟慮之也

妙三十四

十一

最急之官宜先

愚于朝廷氣勢謂官必備才宜多矣而中有更急者非樞曹
地官兵餉之籌畫已也天下之治主德為本主德之美輔導
宜先故講讀之官妙選得人則晝接之閒裨益不少且與相
臣表裏可以默制在旁次則言路為亟夫向龍中丞則盡除
異議秀夫去國亦梓自臺章此何等時乎總之銓選之司斷
須如王翱馬文升趙南星為之則諸曹皆得人而一二要關
之署自無秕稗此立氣勢之中又大節目也

似緩之地宜備

愚于大勢宜審略及全蜀閩粵矣夫蜀沃壤也財貨為我資
又險道也形勢在我上通秦之棧可絕來楚之帆宜揚即荆
襄虞梗而衡沙可問塗也至閩廣與寧紹豈徒賞稱陸海實
海徼也財產險要並為國資苟幸無事或可忘此此有深意

未易猝言若夫淮揚已爲重邊京口江浦並爲衝地句容宜興溧陽太平池州並爲三輔此直當以馮翊扶風視之不當以彈丸黑子度外置之此又審大勢中一小節目也

池州距南京四百五十里甲申三月之變至五月三日始聞其概又五日始得蕪湖鈔傳南京兵部史公檄至二十有一日詔書至池州劉徵君乃與吳次尾先生聚哭于野云聞變之詰朝端午前一日也徵君已治木扶櫬自戒矢殉之誠人咸異其早計端午之次日即具是書上史公故所言皆福藩未登極以前事史公覽之唯唯而已史公開閣揚州嘗以是書示蔣一个民政部意甚悔之先是吾鄉魯先生亦欲上書聞劉徵君上書史公聽之而漫無所舉措是以止徵君著池州防守後議蓋見當時多設巡撫爲人擇官爲官擇地而不係乎關山之險又用罪廢及逆黨人

妙三十四

十一

補其職勢不得休所謂因而利導之以救其半耳議聞時朝廷以左公懋第撫池太可謂得人左公尋以憂去未蒞官又奪其情充國使北發乃以程公世昌代之左公疏薦也左公後矢節燕臺矣徵君又上藩鎮議其開章曰四鎮而旣設矣夫何言焉全文今逸不傳余游池州久具聞其詳于吳非是以記之篇末癸巳三月和州後學戴移孝跋

答汪西京書

僕自入山旣深所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矣兒子鑾每從郡邸歸亟稱足下逸才雋致一往過人爲近今所希已得所爲尊公行略讀之點染波撇大有古法中間至性之語血痕透紙背僕信鑾兒言不誣矣近巢友所稱述益詳至僕更自信心所羨服不謬也僕與尊公游久矣尊公慷慨負大略經濟鬱然而僕以雕蟲迂漫爲活計尊公不彼我也

吾師史公史公不負國尊公不負史公以不負國而僕獨有
醜面目偷息人閒于君國師友何居此不復當入理而足下
固痛心尊公與史公者乃不鄙僕而辱之語言足下又何居
當由誤聽巢友諸君過許僕語耶是巢友妄言之而足下妄
聽之矣僕今日自顧所謂臣之壯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
爲也已辱芳削大篇洋洋瑰麗如昔和仲樂城之於韓范者
僕何以當之哉於僕分爲過量而於尊公史公及一切情事
則又古人之誼作者之言矣足下文甚高意甚擊不容不報
而心之精微口不能言傳之于書益復不盡來諭云春閒過
我乎倘與巢友皆惠顧山中連榻數宵山巔水曲時復揮麈
則僕平日所誦習於師友鑽研于簡牘者尚可一一爲足下
述之祈相商推以教我也楮短筆拙茲固不能一一耳

答巡江御史王雪園書

妙三十四

三

一春秋討賊復仇之義

有討賊復仇兼之者少康之殪澆趙武之攻賈是也有討賊
自討賊復仇自復仇者楚圍之誅慶封齊桓之滅紀是也亂
賊者人人得而誅之仇者其身爲不共戴天者也春秋之義
大討賊許復仇者與人以忠臣孝子懼人以亂賊也賊不得
則其君薨之文有所殺以愧其臣子之不討賊者于是知賊
在必討而賊懼不敢爲矣不復仇則凡與仇構之事必書以
譏其臣子之忘君父者于是知仇在必復而亂人亦懼不敢
種惡爲仇矣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而大要如此或曰康
侯之傳春秋也在南渡之日其志有憤而意有所諷是故經
之意有至乎討賊復仇者則說因之即經之意有不至乎討
賊復仇者其說亦深文傅合之雖然康侯之說猶之乎懼亂
賊之意也人第于討賊復仇辨別之而已

一朱子晚年定論

夫朱陸之異也人謂終未始同矣陽明欲為之合非徒謂二
家之說離則兩傷也王資之所近學之所主實大同陸而見
後世盡右朱而左陸也故為書如此然羅公欽順已擇中間
數書為朱子盛年之筆非晚年論也意以章句之滋蕪本原
之欲徹朱豈待悟于末路又豈誠舍所學而從陸者哉顧陸
驚湖塗中詩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是其生
平得力亦是紫陽鍼砭文成之學實所從出當時席公書亦
有鳴冤錄謂子靜非禪而人軌冤之席與王一本之學故應
有此然先是程公敏政已有道一編其序略云人不當以早
年未定之論而致疑于終身不同兩家之學初則若冰炭之
相反中則覺疑信之相半終則且若輔車之相保而朱子晚
年推重陸子有出于南軒東萊之右云云是其說又不始于

妙三十四

西

陽明矣

一陽明致良知之說

大學曰致知孟子曰良知陽明致良知乍聽似合而陽明之
所謂致知非程朱之所云致知也則以所見格物先不同耳
程朱以格為至在窮盡事物之理陽明訓格為正如格去非
心之格益皆先其本與內而不逐末與外故單提良知而致
之傳習錄中論此頗悉王于大學亦止從古本不從程朱分
章更定者蓋其所謂致知格物全非向外功夫也

一二氏之學

二氏之學少時少有涉獵然皆其羸淺甚者自謂未盡彼法
之精微故未敢判彼法之是否也迨壯年學問略窺藩垣遂
以孔孟之外可無仙佛信禪歐之不妥而皮閣二氏之說不
講矣就二氏中于釋又較有所近蓋符錄醮科之策既不肯

為而服食導引之事亦懶不能耐惟道德南華二經之旨時時胸臆閒耳釋之大乘諸品頗尋味之真有深雋出入意表而蔑所參學未過鑪錘又自少迄壯皆為舉業所牽沈薶六籍未得以精心全力闡其堂奧故終不敢云有瓣香在彼教也然舊執愚見謂譯經持律疑于辟支聲聞而尚有苦行實功不妨以漸為頓嘗見單提話頭唱宗風者頗為一切狡黠頑頓藏身之地往年如憨山諸法器其銓疏教典筆有餘妍彼何人哉而未始脫離文字端以喝棒行也故宗門座下往往闕參近日入山已深苦空日近即修煉未遑而面壁已切蓋將以此終身矣昔陽明三十以前深躋二家之味而吐之卒優入于聖賢之域愚學道無成反取前賢之所棄以為安身託命之所豈徒古今不相及殆亦時勢所無可如何與

擬東方朔從公孫宏借車書

妙三四

五

班史稱朔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從公孫宏借車書文具劉向所錄矣然逸不傳余意朔俳優持論又以借車必有諷刺如客難非有先生論指今別本載與宏書寥寥不類知非朔文因更疑為之豈徒代朔亦以規時也

朔當從甘泉力不任徒步又幸列諸吏法不得雙雙羣卒中曩者待詔公車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誠飢欲死所從貴貸多日奉小益然自食食細君又償所舊負他用稱是無餘貲為餽車馬直今董君之門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皆漢公卿大夫物也朔顧不願往貸竊維丞相寬然長者開東閣延賢人朔以天子吏不敢私上謁參謀議然知故人賓客多所仰給者矣朔儻得比借外廡之餘乘假園人之下澤一弛筋力也幸甚或曰丞相身布被食一肉脫粟飯爾所以風示廉潔

結主上之知者此此知家無餘車騎矣朔謂是小禮曲節非所云丞相盛德業也丞相佐天子理天地和陰陽鎮撫兆姓禔福中外使如朔在上前所稱若周召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于後云云薄海蒙休四夷賓服盜賊消亡黎民嬉豫天降甘露地生朱草聖漢無狗吠之警而有磐石之固則丞相雖日厭肥甘體窮綺麗從車千乘廢馬食粟苦肥亡損祇益寵譽也不大是圖而躬其細了才猶好使朔不得一當游車之闕濟徒步之困豈知丞相者哉朔亡具車非以爲高直今貧耳木槿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也

妙三十四

十六

嶧桐文集卷第八

二妙集三十五

貴池劉城伯宗著

記

游暑記

六月十九日度曹山山去峽川寓舍不二里初上有石級逶迤心異之及顛六七折逾不得到則稻畦蔬圃曠如矣尋下路陡峻欲絕無可留趾從此上可以布踵武也約上下山殆十里許又數里過查村澗流騰趺菁綠怡人又數里遙見白堊隔處長谿密葉閒厲而就之是為塾所並塾而菴菴創俞氏僅容和顧吾云家人來蘭若山樹周遭景物小異可高枕也明日步湧泉寺寺始唐一鐘臥敗壁閒至正中銘可讀有僧舍近泉源積落不容入而返明夜大雨水暴漲凌晨起視滴蕩洗洋生平觀漲此為第一是夕漲退移宿寺中連日

妙三十五

續本

一

觀泉湧處歷前後山看諸峰泉源遠出崖石夾之崩雪轟雷未足云喻以此名寺宜也廿六日返宿菴明日游仙姑洞洞去菴六七里土人稱彼中靈怪然鮮入者時以沙漲不得進期冬初持炬御袂可成行耳明日至楊園遂三宿其園可流連也七月朔歸峽游事成暑亦漸減矣是行也道路三十里而遠往返以十三晨夕中間或坐或寢或步或眺或辨或醪或詩或字或僧或友或田畔或谿涯或山麓或雨或風或禪悅或談語佳事娛心以消暑而增游勝者不可悉舉情致多見詩中詩不為游作而作於游時益實與游暑事涉者皆備載故詩詳而記略焉

游桃波記

桃波見于太白歌余愛其名故數至焉丙戌夏初谿漲陰濃綠紋織水上季秋再過木葉脫而平沙白矣今戊子仲春十

日宿霧既收新流初駛土人方壘石中流便徒步水與相搏激而有聲微風拂之如鳴佩環和且善也斥東爲中逵雖兵燹之餘索綯茅屋不數家顧平疇空闊草樹菁蔥觸目交心皆有清淑之氣傳謂三月桃花水今扶杖滄浪已若瓣花浮出者水寧有是吾意中太白爲之也李詩郡志及今本皆云桃波一片地了了語聲聞闡與山僧別低頭禮白雲按舊本闡作闕猶言人與僧別也或云白雲即寺名果爾則闕義尤長桃波不從坡李詩自有意而土語相沿余別有歌是正是日先過古仙洞發其幽奇又西渡至殷墓興感古今而皆緣始于桃波也故記

游殷村記

桃波之西爰有殷村楊吳時左千牛衛將軍文圭子南唐左僕射同平章事從義所居處也地從主人故至今以名然土

妙三十五

二

人亦或稱湯而疑兩姓爲異其後裔式微不學不能以故語人按從義相後主宋興國亡主臣入汴避宋廟諱改姓名爲湯悅而子孫留池者多仍本姓故殷爲著而湯亦有之兩家別族以居居相去十里余子鑾往來道上詢知文圭墓所在遂相率登覽之墓視今制未爲宏壯無翁仲天祿之屬其甃石亦崩墮蔽壞矣而藏內完好白楊青檉蔓草叢棘縱橫絡繹其上固不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也表碣龜趺都無存者就其家問之主人愴惻言舊爲強有力所齧怛愴失去指泥沙中斷石相示青質脆膩片片剝蝕微有花鬬及一文字可辨蓋碑額云低徊久之余曰文圭稱貴仕矣子又歷官至相位即不去黃腸題湊東園祕器也其墓制宜稍與常殊而僅僅如是豈其父子猶有秉禮守儉之風與抑江南小朝廷其貴臣上卿其物力氣勢固如此與抑文圭有知數識時

變如爾時李建勛遺言勿封樹立碑貽異日禍故他公卿冢
多被發而殷得全與鑿曰自南唐迄今殆七百年矣唐陵宋
寢亦復何似耶元宗以鬱鬱殂遺命葬西山累土數尺為墳
而後主不忍竟營順陵豈非欲厚葬之如帝王故事哉今即
使珠襦猶存誰為麥飯一盃上者況一坏之土安在也殷松
楸不改狐兔未穴而其後人猶耕漁力食昏嫁如禮寒食上
冢伏臘奉祀其先勿絕殷固厚幸也矣視楊李所得孰多因
相與歎息而返

文圭在唐末有詩名仕吳有聲或言其攜梁王表薦及第
尋為判官又薦之既乃由汴宋馳歸全忠大怒追捕之不
及愚謂此事乃無有夫全忠之非人臣也審矣使文圭如
敬翔李振輩精心事之始可得其歡豈有可以假手取科
名復背去者全忠之忒忍橫毒豈捕一書生不得而遂已

妙三十五

三

焉者如謂全忠不可其功名奈何由其表薦得進士官職
也故唐詩紀事又稱文圭與杜荀鶴楊夔康駢等皆為淮
南將田頔上客不應朱全忠錢鏐之辟又云登第即南歸
則表薦及第與宣諭判官之說為乖刺無是可知矣詩人
多輕肆取忌如皮日休避亂依吳越子孫顯宋代志銘譜
系歷歷而史謂其為黃巢學士誅死誣罔顯然文圭受讎
殆亦類是惟從義為人國相上之不能拓土保疆次不能
死社稷而與其主纍俘相隨屬也恥孰甚焉第考其受相
命在開寶元年已奉宋朔之後而罷相為潤州節度使即
在開寶二年其時事已不可為立朝又無多日此必君臣
齟齬羣小擠之以出雖管葛才安能有所成立從義即知
不如韓熙載而心固賢于皇甫繼勳罪固異于馮延巳諸
人矣至與徐鉉等奉藝祖命撰江南錄于李氏之亡第歸

曆數而不言其過失徐湯共事斯其人果何如哉是父子皆吾邑賢者吾不可以不辨後既以湯悅顯或云卒汴未歸葬此故獨有文圭墓云余以戊子春二月十日游後一日記又後一日跋

墮星石記

去桃波不三里有二石孤蹲田閒相傳星所墜化也不知幾千年矣事無可考顧四山遼遠巖所連接而闐然見石焉一矗而立一橫而臥矗者斲秀可級以登橫者蜿蜒可凭以踦以云飛來以稱星墮無不可者按春秋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經蓋止言隕石而左氏乃謂隕星也公羊氏曰先言隕而後言石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也穀梁氏曰先碩而後石碩而後石也後數散辭也耳治也石無知故日之公穀皆不云星實也余意使果星碩爲石經

妙三十五

四

豈可不明所自而第書碩石異日莊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碩如雨經于星複言之何如其詳而此經言石何其略與杜氏曰星碩如雨見星之雨而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碩之星而遽指此五石曰是星之碩爲之即聖人敢乎哉是故經第曰碩石亦已明矣余於左氏不能無疑而況其他顧後世星碩爲石史不絕書此或承龔邱明或實有其事不可概論者吾故語同游曰聞玄覽氏之言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里小星三十里使此即小星所碩由峽川至白洋一星覆壓之有餘何僅此如拳爲然吾思石之英升而爲星星以光用者也故虛闕而大星之靈降而爲石石以精用者也故縮結而小此關至理未可以茲石之有無從星作戲論也今去石三里許呂姓者曰墮星呂

古仙洞記

自道上視之一培塿爾高若止逾文修不及三十尋也而通體皆洞其大者有三最奇勝者二其一鎗領向上張口路側老樹獨幹穿石橫根其間人俯而入不數武可布胡牀六七仰之若高廈焉步之若中逵焉直視之若永巷焉乍覲之若工師所營築焉睇之捫之倚徙之折旋之然後知造物之狡獪而巨靈之小為埏埴也有色黓然有紋縷縷然有乳滴疊疊然有苔衣蒼蒼然有後戶出于腹坦坦然于石之理粹矣其一闢戶山左門敞豁可容車中高廣與前等而幽陰過之仰視石狀或似奇鬼似猛獸似人似仙直附身子屋壁者顧時有寒慄之氣侵人肌骨以文況之前如韓此如柳以詩況之前如李杜此如東野長吉也而以戶枕田塍非羣眾所經游杜德機而全隱節抑又甚矣其口于路側者得題字僅廬山趙及水利乙巳歲仲春月十餘字可辨然文義難詰字畫亦在下中可無問也初土人第以洞口稱余按郡志曰古仙洞此必上真所窟當小福庭幽異靈奇時見時闕名不虛也

游大樓山記上

人皆言大樓山與府治面遠去五十里而為之朝此大略之辭也山延袤弘闊有絕高兩峰其一與寺近名柏峰巖豐下銳上迥出雲表與府治西南對見今所稱毓秀門門外平湖浩衍空氣濛濛及雉堞睥睨若可指數江流如練風帆如葉也其一去寺稍遠在峽川口拔地突出陡起千仞視柏峰尤雄壯與府治正南對見今所稱通遠門郡廳事直焉門外河梁襟帶爨煙生滅及雉堞睥睨亦可指數江流如練風帆如葉也蓋大樓之面府治以兩峰而兩峰之與府治面其同異有如此山去江又遠于府治而兩峰見之若一高可知也太

妙三十五

五

白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客愁不可渡行上東大樓正西望長安下見江水流寄言向江水女意憶儂不遙傳一掬淚為我達揚州始余疑大樓與江水遠開何詩意超忽乃爾及履其地乃知詩言不誣蓋登山實見江水既見江水則掬淚付之無不可達矣西京字於吾邑境亦大分明予鑿進曰太白古風鳳飛九千仞一首中云萬藥祕海岳采鉛清谿濱時登大樓山舉首望仙真諸語亦實指茲山而言以既落風塵之後藥物卒不可得所以汎清谿而登大樓非概云仙人樓居意也惟山高遠曠闊心境廓然故羽駕滅景輒車回輪當是登覽時所作余曰然太白他日代內答云估客發大樓知君在秋浦又與周剛清溪宴別詩云溪當大樓南觀其言必指稱非雄曠瑰奇不足當乃公意顧吾曹不躬親游歷亦不知詩與大樓親切有味至此不可不記

妙三五

六

游大樓山記下

太白居秋浦游大樓在唐天寶中今寺碣云創自天祐則後太白百數十年矣豈有山既著稱無一蘭若栖息者或悟真之名乃天祐始與或不始自天祐而後之人失所考與一泉出地甃治頗古非近代物顧碑亦不載則山中往跡湮沒必多可慨也予欲為茲山存故實而今日之游頗多歎息蓋自癸未來吾郡屢經大兵今茲春仲又值江上旅興以故郡人久蕭索游履寡少向所稱靈泉洞諸勝皆荆榛沒徑蔓棘罥衣巾余輩如破天荒僅得措足則山固以衰王殊矣見萬曆中寺僧壑塔壯麗有擬于封君今僧不知何往遇之亦無主客禮持糗糧莫為炊抱襪被莫與下榻則寺又以興廢異矣方上下磴道閒遇老嫗持杖少婦襁兒乃附近居人避兵經錄者云乙酉閒佛殿僧房盡假賃則登山之人亦欣戚縣判

矣今振衣千仞余則得矣下視州土興慨如何是游也去從
聞道返遵中衢兩日殊途目無宿物其道引先登俾去來有
程寢興有所者二柯生也樂游好事惟恐後人遇險必涉不
怖不倦者吳筵也所至考索證據古今而勝情一往輒先人
百步外者子鑿也不佞城備茲行一更老而已昔太白登大
樓咫尺峽川而不入意既得驪珠無問鱗爪余住峽中久之
始得一上以諸子左右克濟吾事庶幾昔賢不笑人哉山有
崩石事則別為之記

大樓山崩石記

丁亥年四月五日大樓山大石崩逾年戊子余輩以游山返
過其下鑿問居人指示崩石厥狀始詳當日晡時忽大聲如
雷奮已殷殷轟轟不絕逾十刻蓋石循山展轉而下故有聲
乃爾方其聲近山居民無論心愕咸舉體震撼三小兒正噉

妙二十五

七

粥碗墮地被遂僵死久之始蘇牛逸于闌豕奔出圍摧裂震
動之狀六七十歲老人云從未之有也已視之碩大石一不
可以尋丈計約略如數楹之屋小石從者百餘幸山趾一渠
限之躓而止不則碎入宅屋如泥矣農家取石煨灰以糞其
田所取財十之三已得灰蓋六百石其餘石固在計灰以石
數可數千也形家謂此山正面府治名之朝山故老相傳或
小碩石則郡官必有斥罷及死亡者茲崩石特異而事不微
豈其說亦有誣與或曰今撫軍建牙吾池而以鐫秩去彼貴
臣也巨石之壞是其驗與或曰未也臺使非郡官也節彼巖
石以象師尹詩人有具瞻之刺也今官邪甚于昔而崩石亦
異于前夫害速見者小而禍遲發者大變不虛生事以類應
願語鑿其書以俟之

峽川山木記

山所從來不具述水口而外諸山亦不具述由三十六峰入
峽川是為曹山峽川諸山斷自曹山始連亘為西山又連而
為下西山西山之腹孕為獅山獅山之上為球山下而水口
為隱莊山其左關拔起為大樓山處兩關之中以實其虛而
補其闕為齋羅山左之漸內為象鼻山又內與獅對為洪家
山一稱鳳山山趾連及為松寮山曹與洪以姓名者也西以
方名者也獅與球與象與鳳以形名者也隱莊大樓以古蹟
齋羅以齊諧松寮以物色名者也山之屬十有一而獅為之
長獅體小于諸山顧背土面石一身異狀長溪帶之柯氏聚
族稱著姓焉徒以獅爾獅之名立而曰球曰象曰鳳以類從
之取彷彿云爾大樓之巖業嗟哉曹西之龐厚雄亦冠絕他
所而皆為獅用以小主大以少役多山之說固如是矣有山
則樹木從之峽之諸山無木諸山非不宜木也耕者鉏犁樵

妙三十五

八

者斧斤故無木也獅獨有木非獅獨宜木也聚族者以為磨
耕者勿鉏犁樵者勿斧斤故獅獨有木也松杉椶櫟梓柏冬
青材木之屬不具載桃李棗栗櫻桃銀杏果木之屬不具載
其最雋異者三是名為榆根不植土抱石以出與石俱化混
同起忽莫之判合疏峭突兀其最奇古者二是名青檀數百
年物臃腫詭譎有一中空半腹破裂內可容人橫臥直立輪
困凸凹蟲不齧折其最森茂者數十是名楓林大者合抱丈
圍幾尋參天蔽日夏午如陰老壽作朋物莫之侵霜不赭葉
終歲綠沈此三者嘉樹奇木也吾池不多見然惟榆在獅石
上檀植平地楓處隔溪而皆與獅切近與他山絕遠猶之諸
山無樹木而獅獨有也諸山不知幾何年矣諸奇木久者數
百年近亦百十餘年矣余客峽川始表而出之知山與木相
賀以為庶見知于後世也戊子春二月二十日記

印記

一人之身而用數十餘私印有是理哉今國家南渡皇帝新鑄傳國寶士大夫始知天子璽紱凡十有初即位造黃金符一投冶即成天下咸以為瑞後乃求玉玉至按舊典造焉靡弗備士大夫官爵印信既由朝廷頒給外得一二私印自記姓名足矣而綺言怪號長短方圓殊制多不勝狀實始自宋元而濫于今日余生平獲私印無慮數十家輒散亡及徙峽川益少猶存篆刻者八家曰青陽吳光錫曰青陽張大猷曰和州戴本孝曰同里吳筵曰山東韓璽曰同里李慈曰茂公失其名與里曰新安吳典諸家之篆與刻工拙何如余固莫辨也曰劉城大篆吳光錫刻光錫余嘗酬以二十二句曰我名遐齡曰坐看雲起時並古文張大猷刻大猷余往為題其印譜蓋嘗學六書于吳光錫之兄寬生者曰謝髮鄭心

妙三十五

九

小篆陰文戴本孝刻本孝字務旃戴敬夫子也鑄其旁曰皋羽晞髮集所南心史伯宗先生讀之悲其志遇如此命作是印本不敢辭曰鐫城曰城曰鐫城白事曰鐫城私印曰今字存宗曰更字存宗曰嶧桐曰明之遺民曰謝髮鄭心曰嶧陽孤桐曰宋有會孟明則存宗曰大明貴池鐫氏藏書曰鐫城鑑藏曰臣鐫城恭藏曰死居並小篆城字最小用于扇上題畫謝髮鄭心因戴氏刻乃方者故引而長之與明之遺民嶧陽孤桐宋有會孟明則存宗同作引首余王父舉四子而孫惟城一人城孤兒矣故曰嶧陽孤桐而名其集嶧桐者十餘年余城四世單傳子姓弱媿不死于崇禎弘光奄忽苟活姑以存其宗于一日然終恐鬱鬱不能久待故更之曰存宗余城藏書不可不記每帙用大明鐫氏藏書于開卷其下則用鐫城鑑藏畫絹亦然凡御製類則印曰臣鐫城恭藏明吾志

也事在甲申乙酉閒余城居郡市之試門今轉徙峽川儼一室上漏下溼土坳且不全無論屋壁戶牖故曰无居本曰无菴古無菴字即闇字是也故從居山賓自作刻印歌贈存宗存宗傷之矣四方好我者新呼我曰存宗以此曰樂琴書以消憂韓璽刻璽東萊入官河南裨將今在池太總兵官幕下璽知吾以髮隱山中不求見余而以此贈余為作韓將軍篆刻歌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小篆李愬刻愬所自勒以示不忘明者愬死其家以貽余曰問蕭樓文不古茂公刻樓吾所構也曰鐳城圖書鐘鼎文吳典刻典吳辭弟諸家惟張大猷李愬死餘皆存諸家惟吳光錫吳典刻近又失之餘在篋中諸家惟吳筵刻最多凡存者十五六筵與吾父子朝夕游有失輒復刻有剗輒復刻或紀歲月焉諸私印惟存宗稍規而圓其郭餘皆方者方而長者余攷古印無不紐故筵所刻並

妙三十五

十

紐之紐以瓦不敢用龜也螭也鵠也韓璽刻亦瓦紐余隱者也諸私印無不石者世寔衰俗詔餽遺士大夫每借金章名用黃物以賂言之醜也劉字本刃金刀而古作卯金刀誤矣許氏說文漢時著而國姓不見于書但有劉字籟字之文而俗刻劉字多謬蓋豈皆從鐳不從劉乎明王應電補入劉字抑因瀏籟諸文而省之乎余論字以說文為本故筵刻諸私印並遵小篆劉從鐳城字用古文則自吳光錫始山川城郭古人之所不名而余之命名亦矣比先聖之于山矣烏能改諸私印惟問蕭樓十餘年不用餘所在而是童子名露布所謂黑崑崙者侍余作草文善用印而印為之刺嗚呼城以不死之身垂文自見宜自藏書而外一切告罷盡毀諸私印歸其璞然吾將游名山計所至當留私印巖谷閒我即死子孫亦為我散所嘗游處則纍纍者尚存乎見少哉一夕夢老父

持數紐授城曰此守印又授數紐曰此游印游與守何分耶守
豈貶之几案者邪游豈挾以厯各山大川者邪城偶記之以戒
世之為私印者勿多多為累且不適于用而城亦自是守其
故不復更矣儻後有從書畫便面識城者有從巖谷憶城者
未嘗不于私印見之而城亦如雲煙之過眼為後世所悲歎
奚特明天子璽紱千載下痛心疾首已哉使夫人而如城私
印之多已不勝記又況有多于城者乎使夫人而如城記私
印記之多即汗牛矣烏乎可

篇

解惑篇

夫子曰四十而不惑不惑者斷然之辭不惑者自然之效也下
此雖及門高弟子第以辨惑請辨者有不辨者也有不辨而
後辨之務力是故各隨其所蔽而有所事可指蓋臨境治之亦

妙三十五

士

已勤矣至蒙莊氏有大惑終身不解語夫惑何以解也意辨
之在先矣解則為已然之辭視辨為差逸然惑至而解如庖
丁之奏刀若然騁然不能外肯綮以游刃也安得如所云不
惑者空闊昭曠自無纖芥哉嘗思師與須在聖門雖年歲可
考顧其問辨惑不知當幾何時要之皆強盛之年非少小可
知以聖人自敘不惑尚在四十則四十以前烏知不屹屹以
辨又烏知不惑至而後解也閒即莊語旁推之惑之在事境
者無時不有感與吾身相終始者也吾之解惑與否亦無時
不見第使吾惑至而解則前乎所以致此者其辨可知後乎
所以引類者其不可莫此之謂終身之學敢擬聖人以年計
哉李生敬仲小事科舉有聲庠序間今感愴改革恥事二姓
遂棄諸生將以沮溺老此可謂不贅眩于貧富不惑易于貴
賤矣生抱經考古敦四始之義泝六書之文蕭然閉戶不苟

感世人至學積而美著吾故畏之生遜謝曰此父母之教兄弟之所翼成也懲何有焉蓋其孝友端恪多類此是生于天經地義忠孝廉節之大端固甚明哲舉世之營營逐逐利可回而害可疚者未有所惑溺其間也生意其辨之有素與故事至而應若迎刃解與抑亦當大閑臨大節而辨之又辨故不至有回惑與抑人一身之內一日之閒洪纖畢應細大咸投生固先立乎其大者其他感應果皆批卻導窾如土委地與生今年正四十夫聖人之分勿敢僭也然不可不學師與須姑舍是故以解惑之說相切磨言解則知辨在先而不惑可馴至惟聖人可以四十言學聖人者敢不終身以之哉作解惑篇貽之

題跋

書十二諸侯年表後

妙三十五

三

十二諸侯年表實敘十三而篇稱十二索隱曰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故也愚意不然表起共和齊晉秦楚時皆未霸也霸雖後無稱乎抑秦晉非夷狄乎其庸愈諸且既已敘之矣目前而不數于義何居夫世家且首太伯矣如之何以夷論也竊意子長或始止敘十二故篇稱乃爾後自增吳其世系起壽夢欲更加考系未詳故篇稱亦未及訂耶或褚先生之徒求完備焉增入吳而篇目偶未竄易耶如以傳寫者三譌為二不應論斷亦復稱二史遷往矣意不可知要以為夷之故削不數則必不然之說也

書秦楚之際月表後

往年子鑿讀史記至年表月表橫行格畫中亦務求明析而于秦楚之際月表頗有疑義以書問余余為答之今書之亦使讀史者曉然也曰秦楚之際月表除秦以月紀矣趙魏齊

之所謂一二三以至二十三卜者如史記中之卷之一二三及漢書某帝紀之一二三某志某傳之上中下因上有秦月而此姑次第之以便省覽非有意義繫乎中也及義帝元年以後則楚分為四趙齊諸國皆剖析分王諸人矣其始分王者則復以一二次第之起而仍前之人王者則以二十七接前二十六以二十接前十九以三十一接前三十故可推觀也惟漢則以二月三月接前正月尊漢故也且以與上格義帝之月相應至漢王十月羽滅義帝無十二矣而漢仍以月次至十二月又以正月起至五年之二月漢王始稱皇帝耳至諸國之所稱一二三者依然自為次第亦不以漢之月論也惟中有漢之年月書于前而空格中又書年月後于漢者凡二如三年一月在楚項格中者已為漢之四年正月而二年一月三年一月在韓王信格中者各後于漢一年此不易解豈楚韓不用漢朔耶何于此特見書也俟再思之

妙三十五

主

書循吏傳後

自馬班著書循吏創紀或來有竹馬之迎去則遺靴作愛偶爾一時好事翻為千古禍尸考績當期則縉紳子弟日夜簞糞黃之向內召將及而腹胥屬吏要結創朱召之祠攀轅之費出之乃公橐中赴闕之資派自正供額內至無官不豈弟召伯之樹多于蓬棘荆榛無地非畏壘文翁之堂倍于民居邑譽德政盈編太史含毫而不勝載豐碑塞路行人眩目而莫誰何然轉盼未幾賤惡可嗤遂有牧童耕豎斧木主為樵薪亦或烈士酒徒投土偶于溷溺一解不如一解後入更哀後人不知遷載叔敖諸君固紀吳公等輩真偽何似始末何如也因覽二書聊綴以此

方密之九將題辭

余讀密之九將輒歎其才往追古情來絕今也夫密之生清華之族資鼎盛之年驚才宏覽含玉吐勒即奚疑焉顧所為九將者蓋有不得志于世者矣猶離憂也夫平也怨在宗戚也是故辭尚隱復義取譎詭不忍巷伯之斥言蘇公之顯絕已爾密之所為不得志者奚在其以是將之乎余欲推斯志也余讀九將纏繚往復情理無極意將探取雋妙節略識之如昔人所稱拾其香草者卒棣棣無所庸吾取舍矣因思之誰為文選乎九歌擇其六九辨擷其五九章取一焉使讀九將又奚以云也

釋正古所藏詩畫尺牘卷

昔昌黎抗表佛骨而至潮乃與大顛游朝士多疑之韓辯之孟尚書以自解然所傳與顛三書則宋自永叔晦翁而外皆以為非出韓手是其徒偽為之論甚覈要以大顛為彼法中

妙三十五

西

龍象聰明洞達而退之之與往來所謂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則書之有無真贋何足為昌黎損益而紛紛不已哉今正古人與吾郡司李李長度知交久游處略同嘗為作小畫及贈答之什赫蹏十數皆出手筆正古裝潢成冊挾以東下余得見之因論曰先生深宿禪悅素少所可而獨敬愛正古正古可知也余又讀正古詩清真渾樸疏落自如視惠休綺豔若不屑為者斯所得于甚深微義豈苟然乎後之考古者得是卷而藏之墨蹟如日鳥得以偽託疑正古哉余書其首以示來世也

書將一个落卷後

吾友蔣一个臣自比管樂有年矣近者天子下明詔推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之人將以畀任職事利濟元元識者咸舉手一个曰是以天下為己任者也微斯人無足當上旨遂以

其姓名聞徽檄再至矣顧遠巡不出退就僭伍試京兆所余觀一个意以爲凡吾之出以康王國惠斯民也今科目處極重之勢諸生無易世之資斯豈所云用我乎俳偶之言童而習之若弄丸矣儻猶以此進而爲吾所得爲天下之治可幾也云爾乃榜發復不售都堂聞然有失士之譟主者爲動色搜其落卷歎息移時無及矣余乃正告一个曰子其亟出矣哉夫糊名射策之得人不如言揚行舉也審矣彼相倖于不可知而此相觀以其素也以子之才數試而數不中有司之尺度以知人之難一舉而遂得吾子應明詔亦大可見矣子忍當世之憔悴而姑待不可知之遇以有爲于仁與智何居而以曲江選勝爲工以杜陵獻賦爲拙非素所樹立然矣夫資格所以待庸人不可以待非常之士艱難可以困小才而不足以滯通儒以子之不制科也而謂無以相處或遂投之險阻有意妒成亦曾見騏驥困步于峻阪鉗且大丙回策于崎途也哉夫子之所以對執事者條貫天人指畫統紀靡遺機宜具見是先資之言也出而圖之毋濡滯矣蓋余既爲勸駕如此遂次其語書于落卷之左方

鄭孚尹送用章宗侯序題後

吾觀鄭子孚尹之序悻惻纏繇文亦已工矣鄭子固工文其獨至是者宗侯用章之義有以發之也夫少康之事遠矣更始世祖亦後世得失之林也婦人衣而爛羊吏沈酒貪黷日樂其所以亡者欲不爲建武毆得乎試觀徇河北者相從之士如躡冰啜麥重茹茶飲痛何如也宗侯宣諭之請不愛毛髮身任艱危義殆類此此已觸鄭子之胸矣鄭子于三月十九日事爲泣血詩聲泣噴溥宜其于此文益以工爾戴子敬夫書鄭子序後拳拳人心地勢兩者而所謂地勢以江南之

習汨權嗜利猥詐為劣嗟乎此鄭子序前之意向外之憂也夫因書紙尾著之

姚孝子傳題後

余讀姚孝子兆汝傳悲焉兆汝既渡江就醫白門矣聞賊信顧返曰以親在故也若是則兆汝之死必矣死猶負其母不解生敢以既渡江為之辭乎吾聞和之陷男女死者殆二十萬其趨歸就父母死則姚兆汝而已余故直稱之孝子云兆汝之弟既涕泣道其兄事又言傳中高子卿孝母狀頗類此以身蔽母中數創飲箭鏃卒以其母免友人戴敬夫亦云然余將別為之傳

謝樽全畫聽松圖題後

嗟乎此吾友吳次尾所藏卷也往南都朱元介宗伯妮古特甚所收周漢以下器物為一時最次尾寓南中蓋得其一二

妙三十五

英

而此卷為嘉靖中筆渠家或不以為上駟也其實蒼潤疏秀逼似元人墨瀟所漬神韻渾發養和鍊師吾不知何人而標全名手真無疑矣次尾既死義釐孤岌岌子鑿拉吾姻柯孟壁往經紀其家吾乃以贈柯焉嗟乎今日何得撫石捫松欠伸偃仰豈非蒯子訓費長房一流人雖然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文榮是次尾之志也如以呼吸導引之說進顏常山張睢陽豈有當哉覽卷太息因為題此其善藏之

書吳草廬題李赤傳後

澄之譏宗元似矣奇渥温之廷非大厠潤與子收父妾臣娶主妃帝師偶尊而儒次在民白之間此非鈞天清都也澄委身焉揚揚司成之堂欲以行孔孟之道非以廁鬼為殊麗而妻之者耶澄固知笑宗元之惑也觀其出處取舍向背于宗元何罪哉

書吳草廬帝師殿碑後

草廬儒者而集中宮觀之文累數十至為帝師殿碑二惜哉
文有云聖心眷注俾嘉隆于文廟其以是揚主善乎抑益醜
之也夫皇天之下一人之上秕政詖辭千古流穢而載筆助
瀾焉視字尤魯聊請各不為禮者辱甚矣雖然其主以為師
其臣焉往草廬元大夫欲不為帝師碑得乎哉

監本三國志書後

魏吳國號也蜀地名非國號也昭烈稱漢被以蜀名何也志
三國矣奪一國之號而獨以地志壽謬蓋至是哉壽固蜀產
即云蜀缺史官而家世見聞近在耳目裒輯易矣志顧略甚
嗛相亮父子而及其主又固陋其故都焉壽豈復人理哉然
則父喪近婢豈真有疾丸藥母死不歸葬未必毋治命也推
壽之為書吾直薄其人焉爾志頗寂寥賴襄注翼之該洽雋

妙三十五

七

勝奕奕動人遂得不廢不則難以肩次諸史矣此為南監本
萬曆中祭酒馮公夢禎刻每卷末公輒署已校正月日晨夜
皆具前輩風流猶可想見後此大司成皆讀書如公否也

無他技堂稿題後

先生詩文涕淚千古無論其氣體聲調頗軼同谷而上即同
谷當肅代代興鐘簴不改雖麻衣草履負劊拾橡之餘猶有
劊外之忽傳捷書之夜報渠亦尚堪自慰先生感遇蓋不可
言淋漓醞藉視昔人為難知視昔人為工矣

此篇伯宗徵君題吾鄉先輩將一个戶部所著無他技堂
類稿之作也嶧桐集並未載此蓋徵君詩文雖為其子孫
所刊本有遺軼蔣公行略徵君未死前兩月有寄書今亦
不見集中此篇為蔣公後人刻集載之玩其詞氣似作於
順治乙酉丙戌之後古人所云詩文知己者是也近日新

刊嶧桐集所據之本頗有脫謬余既為假得舊本讐校之復於蔣公集上錄得此作以寄蔥石世講補刊嶧桐集中可與吁嗟行寄懷蔣一个之詩並傳云光緒庚子孟夏月桐城後學蕭穆識

妙三千五

六

嶧桐詩集卷第八

嶧桐文集卷第九

二妙集三十六

貴池劉城伯宗著

題跋

讀王度古鏡記偶書

此記蹟雖靈奇文實質直其非偽妄明矣而或者疑之夫物有其至精精足以相伏神理之制豈不如禽鳥之氣與以其為子虛也吾獨有深疑者度謂鏡與日合日蝕則光闇日復即輝揚是故妖無不照照無不窮乃今觀青天白日之下魍魎舞伎罔兩眩人千妖萬怪紛陳競進彼慙不畏日日亦闕然若不燭之何哉安在日與鏡同功也然吾又有以解之曰鏡雖與日合德鏡已離大而就小含氣而用質是其去日遠矣夫妖無不照照無不窮者鏡之精也有照不用用照不窺者日之大也彼紛陳競進者豈可肆然謂日不如鏡乎哉吾

妙三十六

雜

一

書之以實鏡記亦以為日解焉

讀李空同太康縣安氏塋碑偶書

古之葬者其子孫以昭穆祔無內凌無外擯禮也義也後世惑于形家術厥賊有三曰侈曰犯曰專侈者何望奢也以為吾祖之壤可矣未也富矣未大富也貴矣未大貴也舍其舊而新是圖子不以依父孫不以陪祖可祔勿祔棄遠其先一也犯者何亂次也以為惟祖父之某兆吉下焉弗如也遠焉又弗如也穆侵其昭昭侵其昭穆又侵其穆瀆鬼之序干人之紀而冒為之二也專者何厲錮也以為某祖之壤於吾吉分之他則我不獨有也某祖之吉壤於吾子孫福分之他子孫則福我子孫不厚也應昭者不得昭應穆者不許穆濟同氣於秦越排一本為仇讐三也近代以來三賊橫兆域搢紳尤甚賢者不免痛哉吾觀安氏塋地葬者五世蓋二十四窳

矣自一世而下為左為右為左前為右前又稍前秩秩如也安氏可謂秉禮而敦義矣歷世永昌不亦宜乎吾又觀葬一世至三世始有貴而知州者四世有貴而推官者五世有貴而進士知縣者他耆壽文學業累不一產此二十四窳左右前後中即又安知富貴福澤所在也空同詳之可以觀矣以此為教後世猶有枯祖之肉腐父之齒以爭福而不葬者

書空同為人墓志中詩語

李為人作傳志無全載詩文者獨鮑梅山賈道成二志各載二詩鮑賈人也其憶子詩曰吾兒屈指一載別他鄉回首長相思在抱兩周知數日攜行三歲隨歌詩筵前與誰論賓主席上為我開須眉情偏憶汝老更苦中夜難禁迴夢時即無言杜與山谷空同之學杜者孰左右哉賈城隅共泛詩曰波水澄濟澹澹浩浩樓臺蹙躡林石晶竊霜露載零徑蘭凋槁

妙三十六

二

偉彼松筠哀此葦草人生幾何榮名是寶還邑詩曰郊原曠以修零霜一何淒飢鴉噪枯桑故城委蒿藜黃鵠輕四海游子乃念歸懷瞻顧里閭怛焉傷路歧前一章祖述蘭亭集後一章何啻陶阮風規也弘治正德中風雅道盛其不以詩名者且若此矣賈又言月非九月光非日映又云聖人觀象而繫辭三極胡獨不言象邪皆有精義初見志但稱其學易嗜吟而不云有著集又無子絕悲夫因特表出之

題李空同刻陶詩序

李之言曰刻其集必去其注與評大羹之味豈羣口所嚙哉云云李言至矣使見今日評注之外益以圈點李何如痛哭長太息也或曰始作劉辰翁也濫觴李贊也然劉以讚他而贊惟譽己劉時一點綴而贊盈溢淋漓矣

題李鑿文丞相東流詩記後

文丞相之東流信矣得山谷及此始東流為一證又得公風
雨秋一葉數語為一證故曰東流之為東流非傳會也故曰
信乎丞相之三致意池州也余猶記一事崇禎癸未春楚帥
左良玉率師東下所過成墟駐吾池郭外五十日以兵備光
山程公世昌苦心調御力挽之始有旋師意然畏李賊甚不
敢返楚語程公曰吾當暫駐東流以待公笑語之曰大將軍
功名事業如何付之東流東流豈可駐哉左聞言色變遂決
計渡皖去蓋公以東流屬邑恐其貽害故以談語沮之卒中
左忌如所謂黃石磯者乃竟北渡而池民以蘇公談言微中
每如此此亦東流一佳話而吾池人不悉聞故識之

題子鑾相公墩讀書記後

正嘉閒李公昭曠樓今已無指及者書院亦無復稱說者則
遠之宋代范文正之蹟黃太尉之冢其湮沒不傳又無足怪
因其漫滅而遂謂無有豈可哉後之考古者但當恨故實之
無徵不可悍然謂郭公夏五皆亡是公也

妙三六

三

題子鑾六泉口記後

開平勇略肩次中山乃中山兩公並建奕世無虧而常則國
統再絕僅以侯傳論者謂常好殺使然夫常之殺降事不他
見實止見於九華一役至使高皇有吾不壹將之過之語則
徐常德器之分與天人食報之異蓋決於六泉口之日矣夫
稱兩公功者不數六泉口孰知六泉口之繫兩公差別固如
此哉

題子鑾金鐙巖記後

公過金沙有題壁東松寺有題壁祁陽大營有題壁新淦蕭
寺有題壁知公雖奔命戎馬而山水之閒未嘗不流連在念
也觀齊山二詩則過金鐙巖必觸目觸目必刺心鑿去金字

事豈無有哉公後改諡忠武今率稱武穆者淳熙初諡也販傭婦孺千古一辭故粹不能易云

題子鑾常將軍廟記後

開平自靖難革除夷于卑隸至弘治中繼六王後始偕襄指揮使嘉靖中始爵為侯然于鄂國之舊封替矣真不如西谿數椽薦蘋藻而勤報賽固久久無斃也余往拜雞籠功臣廟幾有臥龍無首之慨今應鞠為茂草矣聞沐府東西門與常府街都為人飲馬所嗚呼西谿野廟尚稱一片乾淨地哉

題子鑾華岳里宅記後

楊升菴集載華子西諫書及其事直云傅伯成去後華遂瘞死獄中不復言登第杖死楊一時趁筆疏脫乃爾乃陳晦伯胡元瑞培擊升菴毛舉深文靡所不至而獨漏此則陳胡于宋史亦不詳讀故也弇州謂楊疏于正史陳胡又曷嘗熟正

史哉

妙三十六

四

題吳山賓說文序表跋後

凡夫于字學深矣然亦有大用己見者余心所未安即此序不獨改系聯所尤于義未勝如同屬牽條漢人語意亦自雋永不必改作同條牽屬也至于成書在前御名在後者後人臨刻一例追諱如唐刻十三經則淵世民等字皆闕老泉管仲論云管仲相威公改桓為威南宋人為淵聖諱也老泉何遽爾而至今刻本不復刊正此類甚眾皆無可疑吾獨嘉山賓究心篆籀酣熟許氏而能正凡夫得失也即此跋見之矣

題吳山賓跋真山民詩後

山賓跋山民詩而追歎西山改姓以為後有非之者此不足異夫文山遭既出租母變小人亦借以行嘗況西山崔山當時且有偽君子真小人之語哉讀此為之增慨

題山賓讀穆天子傳詩後

嘗細讀此傳其氣體手筆全不類漢人定為先秦之文事不可詳而文則古甚矣余偶然涉筆別有寄託不謂同心之言更得此十二章也淵明讀山海經詩妙在能說己意余與山賓讀此傳亦是以他人酒杯澆塊磊耳詩之駘蕩雋永固自五言長城也

書男蛾刻樂府變後

崇禎己庚閒余作樂府數十首將入都過維揚友人萬茂先游適至覽之袖焉三日持還余曰後勿以示人會當有讀者指其口相戒曰守此如餅耳既上燕臺不能不為人見一日梁公狄來熟誦之無遺曰斯指某斯指某何如余不應公狄笑曰或人習其讀而不知不知我解語也則幸甚余竦然悔之今一二屬詞以埃後世采而男蛾必欲持去男蛾不謂非

妙三十六

五

好我其愛我不如萬梁矣夫臯羽自哭何與人事而記語隱譎詭文山為唐宰相託友人以甲乙斯固已異矣至所南一書以錫鐵層函之更沈井底其謹嚴闕惜何如哉痛之深守之固又不獨銘磨兜堅意也吾戲語男蛾當作中郎論衡觀所謂吾與子共之勿更語人可矣

雜著

擬東方朔責和氏璧辭一

古今同哀和事而朔直責之憤矣朔嘗以伏日不待詔割肉去帝使自責朔再拜云云余倣厥體推言之
不祇責和而責璧憤益甚故為辭二篇

和來和來女號言璧而不知人之不知璧一何愚也不量其識而強持前使彼輕詆為石以形見其盲瞽一何忍也璧辟不祥為國上瑞宜詔君王齋被設九賓而廷跪受乃不忍積

藏一再往沽致茲訕辱又何無禮也薦賢不得士當被顯罰
薦璞不得玉何遽為僂汝不善賈使楚以璧故連用女世負
賤人貴璧之聲于諸侯又何不忠也和女不自責願怨別女
者邪

擬責和氏璧辭二

做襄責舜奴頭責子羽而為辭至吾命義度朔所同
也

璧前來聽吾責女稟清潔之姿蘊粹精之德薦馨天神降福
人國其出也有為其沒匪無說今明聖遐徂戰殺紛拏既非
急享帝禮宗黃琮蒼璧又無需輯瑞班玉子穀男蒲珪璋埋
滅琬琰泥塗即宋有結綠梁有懸黎莫不辱在婦女碎傳簪
騰道高者引避價重者愧茲女躑躅冒昧思見此世如麟來
魯哀之年龍秦夏后之季制氏亡玉人逝知我者稀宜哉出

妙三十六

六

非其時女責奚辭吾聞鄭人稱璞玉之未理周人稱璞死鼠
未腊夫鼠玉相萬稱豈等級良以周鄭多方俗尚異嗜也使
女擇居入魏則已一見千金食上大夫之饋或自致秦廷亦
償城十五羣呼萬歲歡聲而託茲侏儒下邑藍縷後裔睢于
愴父曷覩瓌姿自共王戰晉呂錡創深四海之內盲目盲心
信信猛猛往者白珩倖而一遇埋璧卜君史氏誣諛女懷此
都如資章甫以適越奏鐘鼓于爰居國無人莫我知嗟誰吁
哉產非其地當責者二且女誠欲自銜楚宮揚聲雲夢也則
何不入子蘭上官之手投鄭袖靳尚之胸其人寵薄青身權
移斤谷吹噓生風雲咳唾成珠玉不然亦借徑陳軫之口轉
輸張儀之舌其人脣鼓雌黃辯易黑白瓦礫可使為球璣玄
圃惟此為不夜數子誠為之游談兩主不復生惶惑矣乃今
委身野氓寄命單子無葭葦之親左右之容先于王之醉飽

寢興而又質直樵訥恥學從橫一斤為石羞復抗陳使占人得闢其說聞主再淫其刑嗟乎哉如樂克薦孟軻于魯平景伯直仲由於季氏聽移說訕勢必不企滅趾貞凶痛此罪鑿主非其人女貴曷任然且寶不肯竟闕光不使終沈發人涕淚動人酸辛始懷平之顛倒終荆王之歡忻陵陽既拜白虹氣伸觀神質之灼灼笑昔人之汶汶形彼愚瞽成女令名淮陰既侯知亭長之妻非哲曲逆在漢見魏谷之聽不明吹責女癡女又何堪今蕭蕭適用奚必蘭荃小璣足利焉事莫難珉磷砒硃易致而值廉烏待崑崙之上閱風之側鼃采委然必世歷三主人斷兩足泣盡以血然後受福則和亦何辜有女璧哉女亟抵淵還返其璞

萬家姓

焦氏國史經籍志載古今譜系諸書帝系凡二十種皇族戚

妙三十六

七

里二十三種總譜凡五十種韻譜九種郡譜十二種家譜七十六種書多不概見中有集其成者則凌氏萬姓統譜尤著若楊用脩希姓略王元美姓說王氏續文獻氏族考雖不在此例而散見諸書姓氏之源流亦已備矣惟里俗所傳百家姓或疑為趙宋人所編又千家姓有二種不詳作者皆不與焦氏錄為其近謬也千家姓內府板行之百家姓窮鄉下邑農工之子始入學皆習之考其所出其韻譜之流乎楚李靖孩編次萬家姓一卷合取姓複姓紀之以韻又集諸方夷姓附焉而質之於余余曰族姓之道先儒詳哉言之矣余何能益然嘗稽之古有二疑而略觀近今可為太息者五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僅十有四世遠人微此孰考之而知彼十有一人者之沒世不名乎且由帝王世系圖推之天下之人自夷狄而外鮮不出于黃帝則黃帝之氏民皆一家可

也或謂五帝之民無姓貴而為官者始有姓此誠是矣乃釋尚書以徵之曰百姓之平章所以異于黎民之於變夫百姓黎民猶言天下國家爾執文辭以伸己說此一疑也姓有字有音有望有氏望與氏固一定之稱字與音非意起之事古云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漢興遂有吹律定姓者理雖精微近乎術數此又一疑也吾足跡未嘗徧天下而聞見多可風刺者惟強族為甚夫黃炎之裔降為皐隸畎畝之子或至王公時勢使然曷足怪焉世傳山東尚昏姻江左尚人物關中尚冠冕代北尚貴戚此亦習俗所致也吾江上邑巖而風鄙凡一姓中有二三成進士去者雖其倡優下賤與人言輒曰我家其子弟或多青衿則武斷鄉曲雖有奸如山有司弗敢犯單門之士修行砥名必羣嗾之要之所謂二三成進士去者比諸他方若九牛一毛耳又多碌碌貪鄙曷足數哉此

抄三六

八

可為太息者一天下姓望莫夥于張李劉王劉二十四王二十二張二十四李十一然古未嘗以異望而昏今江以北一邑之中往往有同氏而昏者至瀆禮也至無別也可為太息者二古人非分封受賜懼患避嫌不敢易姓今吳越之閒士競名而詭試父子不同姓矣兄弟不共籍矣近者異縣邑遠者各省會矣又或冒與臺為假父求以進身恬不為怪幸而宦成則一二題復不則終身焉已耳可為太息者三新安地饒而俗諂慕勢而藉人其富商大賈時伺同姓而新貴者厚其贈遺強為一家貴人利其有不遠千里來焉拜異域之鬼識假合之親層沽可與為諸父先寢易之以新顏于是江淮吳越巍科高第之士幾似半出其家豈不感哉貪頑無恥至此已極可為太息者四當世名門莫不有譜系所以別嫌統同敦治修睦也參以疑偽則誣先世而亂人倫矣往見新安

老生掇取古今姓族謬以己意附會成帙以藥物染紙又故作毀裂狀詫為數百年物稱曰譜頭市鬻獲利無識之人樂其遙古寵榮可眩取之冠譜又有家世賤微多出金幣求附于大姓甘為人孫子行如崇韜之哭子儀者比比傷風敗俗職此之由可為太息者五夫吾之所疑千古可以異日考其是非吾所慨于今者則不能一朝居也願留心世道之人起而釐正之靖孩名學沆施州衛人起家明經丞貴池好讀書能詩

張猷印譜

士大夫之有私印非古也世所存圖譜遺章吾姑未辨其疑似即秦漢所傳皇帝璽符而外不過官爵焉已耳其後姓氏名號並載矣上自貴公卿下逮巫祝工賈醫卜一藝之流或至婦人孺子莫不為私印其故有三交游汎濫簡札雜而多

妙三十六

九

端一也好事者署其所作詞章飾觀標勝二也假偽名字并其私識而竊之三也賢者章其令名不肖者因以成其奸宄而工厥事者又類非學問之徒承譌襲謬或點畫偏傍毫釐有辨者都不復考輒割裂湊綴聊取形似以應俗求若此者曷可勝歎乎九華張猷少從吳寬生施下之游通古文篆籀之學下之故者儒寬生則余亡友也張子貧甚讀書無聊賴偶刻小印自娛而求者益眾于是薄游京邑設肆下簾賣腕力自食余觀張子所刻必宗匠六書不為苟可伏習疑神又所輯略例論斷硜硜雖嚮者吾楊之徒何以加焉夫張子非有昆吾之刀藍田之玉岫屢石鼓之文覆斗辟邪之製也而良工苦心因物以寓如此余早歲碌碌無能建樹邊陲取黃金如斗大即尋常纍纍者余亦無從繫焉竊自悲歎張子適為余刻小印成古勁可寶又以其譜請序于余余第以張子

之私印傳姓名于世乎哉

雜說

北郭之虎

池郡北郭農任氏者畜耕牛一所謂水牯也夏夜有虎入闌攫牛牛雄健抵觸不受制終夜咆哮任氏知之怖匿不敢往助牛然相持久虎卒不勝質明虎更襲任中堂蹲踞倚臥相羊不去任乃號眾持械羣糊之虎悅怙欲突出不得遂死觀者曰使虎見牛之健鬪知不為己有也早舍之去豈不生全身逸哉逐物之可欲而不審己之不能制力衰于貪得志昏于力疲遂以殞死悲夫

峽川之犬

峽川人家多畜犬羣相舐骨相牙無異也中有素馴擾者一日忽齧一貓折脅死人叱之走而過貓復齧之斷喉羣逐之

妙三十六

十

過數難又齧焉已過其類之熟狎者亦張吻向之不置眾乃恐謀曰是狂狻也矣懼小兒之不及避且將及吾儕然不敢近以鳥銃擊之糜爛死主人曰是嗟嗟者司昏夜頗謹然人之遇之恩亦摯矣使安常分而老死疾病死或以職死豈不有帷蓋之賜哉無故而狂齧不擇物則人將懼焉不得不先發以制之肢體狼藉卒膏鼎鑊惜哉

梁上之鼠

余所寓屋多鼠夜翻盤盞矢汗卷白晝從枅櫨下衝人走桀驚萬狀不可耐余乃買一貓至之夕鼠不知也正從橫間遇之攫一焉羣驚去一夜技復作貓乃往禽之連斃其三鼠從此竄伏梁上穴絕跡不下若聚族相戒者殆不敢喘無論晝出矣油盃盤飧巾箱書篋露置不閉然貓自是亦忘焉日夜啗粥臥無蹤跡奮禽之意而鼠得全其軀命其族屬陰繁而

不違禍患童子曰鼠非悔過乃避禍也然知避即孽不作矣
惴惴小心命遂以長世之恬終不悛卒與禍會皆冥智不鼠
若也

劉子曰昔子厚聞客談麋驢鼠作三戒茲之虎鼠犬三事余
目見也然為戒者二可師者一嗟乎至語人以虎可戒而鼠
足師豈得已乎苟不寤焉虎與狗同斃矣可不畏與

詛雞文

世稱雞有五德余山居多暇乃稔厥狀歎其不然如主人先
有畜雞矣久之復一雞進則先畜者鼓翼張喙啄虐後來欲
死人翔翔之不解明日復一雞進則昨受啄者已更啄後來
如之方其鬪狠惟力是視強必凌弱多乃暴寡破冠胡摧羽
距流血被體略不閃卽又羣雞一雄則徧撈諸雌日以爲常
絕無比翼交頸意不幸而兩雄則終日鬪爭勿已乃雄意未

妙三十六

十一

已又時入他人舍誘導就已致鄰家常失伏雌顧雄或被烹
就縛亡去不見諸雌亦相羊自若無哀鳴不平改其恆度者
主家貧無所飼則蟲蠶之奉甘于八珍脫稍給稻米即不顧
微蟲更灑熟飯即舍去春米其意欲奢廣貪進背初類如此
然主婦方陳刀筯沸釜湯睨視若曹將鬻分肌割加諸登豆
之上而彼且競殘粒于除前爭半菽于他物不置豈不太愚
也哉夫強己虐物不仁也濫接諸雌生聚死捐不義也先者
距後不修主客分無禮也方就死爭食不休非智也貪進背
初不信也推原大惡歸于一妒觀其排斥方求專己是固獨
攬司晨之勢深忌分粒之羣我思古今人多類是者乃爲文
以詛之曰

維皇造之造物兮繫翰音之無良將擅家而獨利兮差媚嫉
乎同行偶峙栖之先託兮遂力排踵至者之方將惡彼美之

見軋兮羌覃技以深戕昔鄭袖狡兮新人剗袁妾謀兮國色
縊障長隔兮伎遠刃往襲兮車恠如津湖泮兮靚妝臨渡者
見懟狂婦癖獶兮遙望接手者立恚思專房而翹寵兮誠入
宮之見忌抑蔽賢而擅爵兮同立朝之刻伎子蘭當路兮靈
均勿庸絳灌蚤貴兮賈誼不逢龐先用兮同學者別都妒能
兮贅孤者顛凶平津忍兮淮陽去偃月闕兮曲江窮據穹位
兮家物籠厚糈兮已獨前堂鐘鼓兮後房粉黛綺縠田請城
南兮園斂沁水而不足求奢欲侈無窮已兮昨恠今榮忘本
始兮牢籠權權殆不止兮人怨鬼責禍是邇兮亦異異乎餘
粒未啄刀砧擬兮羣雌徜徉鼎釜泮兮骨飽遺蟲雪渠恥兮
復一雞進孰拒彼兮吁嗟乎桃都唱曉重明喜兮彤日升雒
中興起兮爾豈無師喪厥美兮聽我詛辭毋克耳兮

募建痘神廟冊

妙三十六

三

余素不信機祥神怪之說獨于小兒痘患不能不然疑其開
也或曰痘蓋胎毒云夫受毒于胎固人人殊也而同發一時
則何與或曰必緣外感以舉云若是則病也而時乃比屋皆
安時或連房夫去夫人不各有感傷輕重祿命修短醫藥良
拙邪抑又何與于是智愚咸感感男婦齊聲以為是有神焉矣
夫神怪之說之不必存者以子虛假設姑妄言耳即實有之
亦世不多見伯有實沈一二固不足以概萬千也若夫事在
耳目之前效徵房闈之內父母清心以目擊童幼忘機而口
陳往往皆然如今世所奉聖母者則危乎其神人接幽明通
矣又安得不禱祀而求哉同里李天效家世禮法一切吉凶
不假巫覡固吾郡所僅也而忽得異夢者再後其家痘患累
如之詳見所著廣慈引中嗟乎自天效言之豈不益重吾黨
之敬信與余猶記往歲辛酉余兩男一女皆痘時方試南都

歸則已安好如平時內子為言夢中得神祐狀甚悉余姑領之蓋余從未之見也舊年幼女邁患始亦目覩此女秀慧足憐竟殤于痘余內子乃又言夢不吉與前辛酉異而余所見亦有一二怪徵為有鬼神無疑者此即所稱數夢見神而痘疹蔓延言不敵凶之歲也余讀廣慈引感念亡女因相懇懇曰此募甚善第持此以往人之投金錢施簪珥者爭相屬耳然余有私願焉廟成之日余稽首神前曰今天下多事戶口漸耗折矣丁男力作不足供征戰轉輸女子紡績猶之乎亡杼軸也使童穉得壯壯者得老則太平有象矣且夫諸君吾子不夭其生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及鋒而用之豈非國家之才而單門薄祚僻邑窮鄉亦得以長其子孫大彼聚落蕃衍充溢無悲愁哭泣之聲無天札殲厲之患斯非上帝之至仁而維神之顯相哉神聰明慈聖育物好生知不靳以祈上帝而隲下民也若夫織毫區豆之助所謂豚蹄孟酒而祝滿篝滿車獲償奢矣其又奚法焉

妙三十六

上

字說

自說

晉伯宗為三卻所譖蓋以好直言及于難也漢劉伯宗為朱穆所絕交詩比之以北山之鴟也是兩伯宗也余性悞口訥不翹訐人過然亦不能含垢匿怨子瞻所云欲茹則逆于心故卒吐之余蓋未知周身之防之所在也若夫少年結客肝膽爭投我不負人人嘗負我迺梁不入實繁有徒廣論絕交孝標自著然鴟鳳同類猶苦相勦不置也是又一伯宗也自陳廢帝而下名伯宗者不知其幾何人自老子而下字伯宗者不知其幾何人伯宗側其閒眇如矣然名字不嫌同顧亦適有不得異者宋孝宗之名伯琮改為睿與諸宗室之同名

伯琮及名伯侬者無論矣

從徵君自說五伯宗而外其見之史傳者高辛氏之後有伯宗氏也漢王龔引進黃憲陳蕃等相為友耿恭節義過于蘇武故鄭眾鮑昱稱之夏勤為樊儵弟子令京宛有理能名揚數為赤泉定侯西涼裴黎為游擊將軍崔劄諡元贈涼州刺史武陵公元李之紹號果齋以侍講同修國史夫如龔如恭如勤如敷如黎如劄如紹此皆字伯宗者也而漢人取義為勝本朝吳伯宗名祐亦以字行後魏員外郎元伯宗鑒子也與和子顯競求承襲宋伯宗位侍御史性清退好學多撰述至齊亡不徙職遂不入仕宋卜天與拒賊劬之戰以死子伯宗正員將軍幢主亦擊南賊於赭圻陣歿何愧於父阮佃夫密與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千天寶謀廢帝立安成王天寶洩之帝帝收伯

妙三十六

十四

宗輩賜死蓋幾事不密害成矣辭伯宗善禁氣治病醫以著唐書甘伯宗撰名醫傳七卷即伯宗可知宋宗室伯宗李伯宗字會之建言朝廷行方田均稅之法與王黼不相能以罷固得正終元殷伯宗年十九即從平江南著陷陣功其勇略過人本朝趙伯宗儒士也太祖怒李文忠取妓留宿召而罪之以中官言得解回嚴州鎮伯宗等說文忠曰再召不得回矣乃使伯宗等密通好於杭州張四平章謀約降會上復召文忠猝至上大喜撫之甚切文忠尤曰幾負上事泄何以見之乃謀饒張使及伯宗輩於大浪灘使潑舍醉而縛投於水伯宗自以說致死矣他如洪武間之祝伯宗正統間之朱伯宗是以伯宗名者也而不能伯宗名字止於此也徵君於古今諸伯宗其自視何等乎劉乘民之於宋宗室世系不知何若其據臨濟起義也從弟

伯宗合率鄉兵復北海因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沈文秀拒
之伯宗戰敗被創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戰
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乎弟速去無為兩亡乃見
殺是又一劉伯宗矣不寧惟漢有矣不得異亦不嫌于同
也不嫌同胡於今日更之是亟焉嗟夫微君固寓意於嶧
桐者夫惡得不存宗也哉乙酉九月余既作刻存宗字印
歌復書此以就正微君曰詎惟伯宗天順成化之間已有
劉城為名中丞者矣劉宇廷高鄱陽人同里後學吳非跋

鮑士法字說

鮑生可大文祥母吾姑出也文祥子士法以其名來請字余
謂法有二義我于此立制人亦來取則是也按法古作灋傍
從水者取水之平平斯法也從薦從去者薦蓋神獸觸不直
者觸去不直斯法也夫人一身之內日用倫常之間發言舉

妙三十六

五

事接物應感毫釐舛錯斯失平矣耶曲萌生斯失直矣平直
以乖尤悔集矣媒慙召悔承羞是懼我何以立法而物何所
法我哉故欲為可法先去其不法者後世字學不明省薦不
用以趨苟簡則觸去不直之意隱而無以起悟故用薦所以
去不法去不法所以為可法也請字士法曰維薦夫人心亦
有薦焉非一角之謂也親畫觸意目擊道存廉隅節度立而
始可名士士始可為法于天下矣

汪漢字序

前三代夏商周是也後三代漢唐宋是也前三代皆以聖人
開天成務而惟周為仁深而曆永後三代皆以英主撥亂致
治而惟漢為近古而功高蓋自秦起西戎雜夷狄之性挾詐
任力劫取天下舉古聖王詩書禮樂紀綱法度之盛掃棄無
餘務一出於急速苟且貪婪酷忍之猥術民生愀然無所聊

賴而漢亟起而救之脫湯火之厄拾煨燼之餘申孝弟重農田敦尚經術整齊邊徼雖封建井田未能遽復而古帝王五常六籍之道燦然明備于世者皆漢力也推西京之治以剗暴秦繼有周旗千古矣唯然故雖中遭賊莽閭同處政而建武重興雒陽再造衣冠禮誼歷久不渝非天厚漢漢則有以自食其福也自漢迄今千百歲矣萬方一辭稱曰漢人夫唐宋之人於漢何有哉蓋不例以唐宋遞興遞祧之號而以夏商周後終天地不毀絕者相稱述也人心戴漢有如此非漢之亡漢所存古帝王五常六籍之道不亡漢也夫周之東也詩人思之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曰誰將西歸遺之好音當時姬姓未改而王澤欲竭人之致思已如此又況今日之于漢能無慨想歎息乎哉吾家世命名取五行相生意吾孫行次宜從水今皆以漢字命之為輩文子江淮並列之瀆

妙三十六

士

而實予唐宋共詘之代寄微尚焉乃汪生亦更其初名一言曰漢客問其指蓋與余所見同生年少修古卓然不肯同流俗即此見其大端余聞而樂為之字曰西京夫漢有二京焉殆與周同然周之東也不復振而漢以光復舊物乃有東都是又與周異漢之東非劣也以舉西則東在其中繼者之述所以終創者之事也且第以明汪生自名之意非發源蟠冢並流潛沱之漢而實豐沛長安高文景武所漸摩之漢云爾是亡秦不能距于前而周為之垂其統新莽曹魏不能篡其後而千萬世中國人為之傳述其號久長其祚者也夫生不忘漢不忘漢所存古帝王五常六籍之道燦然明備于世也是則西京為烈矣故夫漢者中國之通辭西京者又漢之最盛視生之名生豈猶夫今人之志意也哉生自視其字生敢不詳求其實而力務所以存古聖王之道也哉丁亥長至前

一日

附與子鑾家書

研凍手僵萬不能書綾西京賀意稍遲數日致之想知己
 自諒也字序稿先付爾一閱此所謂借秦為喻也聊一發
 揮似仍蘊藉讀之只如論古正不妨也何如將來刻稿此
 篇要存故題目亦如歐公之於章望之鄭荀張谷皆直書
 名此古人見到不苟處蓋欲書其原字則此篇無謂欲直
 書今字則方纔字之知古人一毫不錯也章鄭張三人皆
 歐公同官者而序目書名如此此亦學問一端不可不講
 求也第此道今人棄如土矣我書綾當直寫西京二字以
 從俗而刻稿則書名為古道耳近時只作字說不復作序
 我復為之亦存古也此段道理閒中都可與西京說之近
 人殊不解此耳

妙三十六

七

孫豹奴小名祝辭 漢糸

豹變文蔚其氣食牛吾家世積德以忠厚絲其姓未免祚薄
 而處柔茲命爾名者祝爾以文章顯天下又剛健奇偉起積
 弱而振厲之母忘疆宇之虔劉

孫仲虎小字說 漢威

爾生于峽川峽川柯中丞宗祠有前岡面寅之句寅虎屬也
 爾父生甲寅爾生于面寅喬木之家是為虎子而有豹奴為
 之兄所以仲之字曰仲虎

嶧桐文集卷第九

澤桐文集卷第十七

二妙集三十七

貴池劉城伯宗著

傳

吳次尾先生傳

吳次尾者名應箕始字風之其後更字而名日益高所點定經義天下士子誦習之故稱次尾先生甚著次尾世貴池興孝鄉高田里人父某隱者家故習儒然鄉之人知舉子藝耳次尾少即獵治詩古文詞時時口李何王李也鄉之人視郡邑已闊遠絕不達國事次尾則喜游通都閒鉤致京朝興罷朋黨始末具曉之鄉人好曲謹拱揖問答咸有尺寸次尾獨輕脫率己意人眷講曲脰而或踞坐自若或解譏繫爬搔也又高言指斥辭氣湧射屈一坐人人指目狂生率辭去以是數者聲日以起亦用以敗當崇禎初元三吳中創為復社財

妙三十七

雜記

一

十餘人耳不佞城與次尾實共之十餘人者尚名實擯逆節同而次尾好譏訶特甚又其後社亦不无濫觴也僉人切齒謀相傾勢及次尾賴學使蔡公國用葉公成章金公蘭輩皆國士之不及禍然次尾自願儕偶人才下中居恆無一差強人意者咸竊科第去而已顧旅進諸生中也愈憤悻悻怒又見國事日棘中外大小臣錄錄取充位無一能辦者既摩切歷詆之遂奸計畫策門雜進武夫介士身鈞奇度務不復經生自處言當世事益亟動止益自抗視鄉里中蔑如也怨家用是益深相嫉使持梃刃來欲殺之不可得火其居以去次尾亦恨甚會世變南土陸沈忠義者起恢復次尾曰吾有以自見矣署謝詩于壁曰韓亡于房奮秦帝魯連恥帥義兒門徒糾台拳勇與其曹攻郡城不克同事者遁己獨募士治眾連復建德東流縣聲甚著時欽州金聲首倡義兵以勤王擢

都御史得承制專拜牒次尾署池州推官監紀軍事且云將進道臣秩也次尾勢始張而金先中閒敗頗失援乃益厲有死之心矣身練卒深山飛檄郡治語皆醜詆多恨且愧者鄉人怨家咸爲耳目偵聞百輩戰敗遂不得脫既被執不屈與兵官偕輒先踞上座自稱必曰本道兵官亦敬重之不加害未至郡十餘里有必欲殺之者馳諭指乃以卒來捽次尾叱曰吾不死于卒手爾官自持刃且巾幘漢服也吾不去此不得無禮我語訖朗吟二絕句兵官從其言以頭入郭門如生歷三日色不變人異之矣次尾雖貢高慢世顧善獎誘人才一端之美揚之過量士嘗由以得名族子皆其成就者余遣子變師之得其指授爲多黑面紫髯目光奕奕射人性喜聲伎娛樂不肯一日鬱鬱作窮悴狀云子二次尾死時長孟堅十一歲次稭主十歲所著樓山堂集若干卷行于世

妙三十七

二

論曰今天下知有倣色則以次尾與余哉余自顧勿敢當次尾也方其矜己藐物不謂非過其舉事疏脫亦嘗有所規要其人才求之今世可再得哉景毅沒齒于元禮王成刻志于子堅至痛在心銜焉莫解悲夫

汪思誠傳

余讀文信國幕府忠義錄與信國所爲前後指南集行府得人何其盛也如杜澔瀾趙時賞劉子俊蕭資輩殆數十人皆崎嶇險難歷久不悔卒以身殉人謂信國誠知人能得士矣而屬者燕山史公盡瘁抗節同符宋瑞獨是一時幕府鮮赫然著稱纍纍如曩日者非無人也我聞乙酉四月流涕殉公者不少以與公同盡無能載筆志之名澧沒弗章豈不惜哉如吾邑馬君應魁汪君思誠是矣思誠字純一世爲貴池人居郡郭西生而倜儻好奇計然始承父業坐市肆人莫之

異也自史公備兵池皖清真淬厲特異君仰而奮曰今世有此公國事或濟乎遂以身執役事公公時方攬郡才容日以進獨陰察君有守而負機略可共大事諸煩雜尤劇應屬公所者悉使君與聞是故史公備兵池皖君左右池皖也公開府舒濞君左右舒濞也公司徒漕淮泗君左右淮泗也公司馬守留都君左右留都也公以閣臣總帥維揚君左右維揚也公既委任無閒而君悉心籌畫以報知遇者亦殫竭無餘力至併命而後已公敢戰好先士卒故時或濱危而君能脫公于險公清剛或不容人細過而君以微詞解紛俾人盡其用公躬親事如罰二十以上皆自省決而君于刑名錢穀碎細聞毫髮歷歷俾無疑慮公于靖南興平之構持大義直折之無屈辭而君頗兼用游說談言微中鬪解而揚民以安諸如此類多秘不傳惟幕府人稍能言之君自隸幕下歷官副

妙三十七

三

總兵居恆飲酒諧笑若無大過人者至臨事善斷較然不欺故卒慷慨從公得死所云嗟乎公惟力守揚州城陷而死故君同日隕命如此使公有潤州之脫則君即杜梁閣金路分諸人也使公有庾廣之師空坑五陵之敗則君即周處置趙大監蕭路鈴劉監簿諸人也得君一死士已足而況其他乎誰謂公幕無容者公得人亦何減信國哉君三子長興國亦事公授參將先奉公命沂淮去故不及于難次興周郡庠生次漢邑庠生應魁見余別紀

劉生曰揚始陷時羣知公死純一從之狀顯白矣後忽言公固在何邪或曰亦幕下士所云稱公未死為己不死解也夫公果未死純一何以死哉嗟乎公於甲申冬撰書辭具馬幣招余即幕純一附尺牘至為趣裝余遂巡未去至明年夏難作余雖未參幕事公固已知而純一亦同心人也今豈惟負

公抑愧純一矣昔謝翱已嘗入幕而自處可考君子許之余則悵然不足于心以為終不若純一之慷慨殉公為得其正也

李愬傳

李愬者貴池人也字敬仲李為邑著姓愬父得春明經有儒行生三子愬其仲也愬生有至性好讀書嗜古為深湛之思自幼及壯時時閉戶坐不樂與人接神清而體羸竟以感憤世事邑邑佗佗僚死此其大致也蓋李自先世宦達即長老督課欲中程取世資爾愬獨瀏覽典籍上考蒼頡史籀之文旁及方稗戲劇之說咸誦習效為之又世治舉子程文類尚輕美愬不屑獨構別體幽渺嶮削如長吉東野之為詩而至所自為詩抑又淹雅蒼潤彬彬有開元大曆風斯異矣愬所為詩文手以古文奇字好寫之納藤篋牢鑰焉未嘗一示人愬

妙三十七

四

為諸生兄意又舉于鄉有名矣客屢常滿族黨願昵好甚而愬輒拒戶謝時誤相逢即舍去或默無獻酬語人謂愬簡亢愬為之自若也所謂讀書嗜古獨處深思類古狷狹之為者此也乃其人有至性焉當明經公拜學官道卒弟總侍行兄意往迎喪愬留奉母自傷始不得視含飯繼又沮不與扶襯事也哀痛特甚既免喪而戚不解逮哭兄母已骨立矣然其死也亦以乙酉世變而決夫乙酉之變豈不有若秦人視越人已無與者然甚則挾策納管改服異面趨令如不及攘臂急起赴功名之會者哉愬則願削諸生之籍益閉戶自匿或泣或舞或熟睡或琅琅誦離騷其幽愁憂思抑鬱纏綿之意于五七言古近體發之自刻印章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識志也又買一佩刀晨礪石上日以為常或笑謂敬仲孱弱當不能手此器奚礪為愬直視不答礪不輟然竟悒悒無聊容

澤日癸積乙酉至丁亥冬盡蹶然曰歲復除乎長吁而歿年四十矣子二弟勰兄子時為掇拾其平昔詩文若干篇與鼓龍生野查集皆以古文手書者藏于家

論曰愨於吳應箕劉城嫺戚有連又好相慕說者也當兩人盛壯時愨文字時一示然不數數也迨箕以義死愨扶病經紀其家城自放山澤愨乃赫蹠月數至至執弟子禮斯操心取舍抑何與世異哉夫愨即以所簞箸示人鳥蹟蟲篆羣對之不能句何厚自秘為蓋生而有鐵函沈井之志也矣悲夫

劉長公傳

劉長公者青陽人也名永祚字長伯侍御光復公伯子嘗陳情請代著孝聲而死特異故稱劉長公云侍御公當萬曆乙卯夏以張差梃擊事奏對慈寧宮致下司敗比重典也勢岌岌矣蓋當召對時自閣臣以下咸噤無語獨侍御公越次抗

妙三十七

五

聲願止慈孝即外廷已忌之而事連宮掖交關有口秘不得知人或謂侍御公旦夕不測時長公以諸生家居方就學使者試聞報跣而馳踉蹌赤日中汗雨下數委頓弗顧也方得入圍扉事鐘彙心力竭矣乃謀為請代相知者咸尼之曰公子無遽夫上怒未易回也在廷在旁有伎與毒莫適為援也使一辭稍激祇速之禍是故張夫人請代矣而椒山不免鳳洲兄弟遂寢此舉公子其已之長公曰事濟不濟不敢知某不忍吾父麗憲典而子恬焉不以身贖也萬有一焉某死而吾父以生大願也夫吾身非吾有固父之身也縶繫一女子耳書上而渟于以生世貞兄弟不士大夫哉悻不言恩質公不免某志決矣章卒上不報于是長安中稱長公孝子而薄海臣庶咸窺顯皇帝無必殺侍御公意也侍御公既知上指乃命之曰明主可忠言我久當得釋爾急去毋潤長安為長

公乃遷里持家棟勩農田飭臧獲課諸弱弟學視御公日有加一日與其客之田所方暴風迅雷兩雹似有蛟螭物起于其旁石崩土裂長公遂陷以沒事在戊午七月異矣逾年顯皇帝以除夜出御批釋侍御史繫未幾貞皇帝以光祿丞起用而長公皆不及見悲夫侍御公之放歸念長公甚曰吾兒篤孝夫孝行之本子孫之式也其特祀之勿絕以爲勸于是長公有專祠顏曰純孝云生二子長紹京恩生次紹仁庠生

論曰天啟中嘗爭三案挺擊其一也夫討賊大義也侍御公昌言之而第不欲諸臣以爲名意良深厚乃賢者疑爲異不肖者妄引爲同均誤矣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而死生亦大矣故父慈無賞而子孝有旌長公以請代得孝聲可不傳之以教孝也哉

妙三七

六

姜翁傳

語云爲善無近名又云陰德若耳鳴言人無知之者也况章布力田之士謹身循理教行于家已爾顧安所得赫赫聲哉然內行純備視外詡張而中負慙者遠甚吾故于姜翁夫婦傳焉

姜翁者青陽人也名某字行先世耕讀翁父生五子而翁爲仲翁事父母循循乎孺子也奉養竭其力視疾瘁其身居喪過乎戚蓋自十六七歲有至性然迄壯不艾斯誠孝也矣翁處兄弟怡怡如也伯也死撫其二孤若己子叔季也弱扶翼之久不忍析箸晝各有營夜必命聚歡語一堂也終身無閒言斯誠友愛矣當是時邑有施先生達者明道著書講伊雒之學翁命子寅師事之寅從師所返翁輒問師云何嘉言正訓日戒寅書紳又以自誦警焉翁于師亦甚敬而嚴于父子

也甚正而義矣配嫗潘氏相莊白首此無怒而彼無謫雖嫗之賢翁身教亦先之也潘氏出貴池年十六歸翁翁固所稱韋布力田士哉井曰絳績豈得無勞而已安焉矣翁于父母養得致敬疾得致勞者滑澁湯餌嫗相之惟謹也翁于兄弟孤幼有字成立有造者睦娣姒而泯怨尤嫗接之和適也翁命子寅師賢者嫗亟贊曰宜交游稍廣即劉薦之風不啻嫗後翁數年卒獨及見寅入黌舍為弟子員猶惓惓師說不啻科名利祿如翁教焉

劉子曰余與寅友也余不逮升堂拜其親矣有友吳鐘先與寅交共几席久為言如此是非有個儻非常可喜之事也顧庸言庸行疚心者多而寡過者少故著姜翁嫗俾其後人得覽觀焉

國子生柯生傳

妙三七

七

明興首重辟雍士沿積分法號得人甚也降及嘉隆事例開而賞粟進才者借為科名之徑而多錢而卷目不知書者亦藉以異中服得抗禮于簿尉故用人簡賤之顧不知有苦心屬意之士欲以取科名而卒不償願往往齎志其中如吾稱國子生柯君蓋傷之也貴池峽川柯氏族自都御史相而大生本名其後更名親志其名親志者初生王父一鳳舉于鄉官通山邑令矣生二子為生父若伯父皆不獲入黌舍稱弟子員生父以為恨而生以是署名自刻厲將以承考意而繩祖武也願生又困童子試屢躓矣乃發憤曰吾取足以武吾祖即天子之成均奚翅邦國之澤宮乎遂抑志以貫入朝夕諷誦治舉子業益勤苦意得一當而數奇竟不售每鄉試後登山臨水悵焉感愴輒發之詩多不遇之歎卒以國子生老云生家居罕與人接即族之尊屬歲時伏臘外鮮識顏面洽

笑語者或以狷狹訾然余始入峽川之次日生即盛衣冠來顧族眾誦謂希有事生既卒其二子不脫衰而來贄余從問業曰此先人之治命勿敢稽也生為人如此

劉子曰余既旅峽川久得生手注乃祖詩與其自為詩也乃知生益出而無所與語而入而有可以為者也夫無所與語而語焉不色忤亦腹悻矣不如歸守一編耳願獨命其子從余游何哉

杜孺人傳

孺人姓杜氏和州人余友選貢士德馨甫女孺生王象坤妻也崇禎八年十二月流賊陷和州杜孺人死之先是賊破巢縣和戒嚴父德馨馳至郭門以石繫書投入城貽孺人城即破女能死吾無憾焉孺人固守其言冬賊大至傳城下戚屬多謀避者勸之徙山居孺人曰吾既適人翁姑夫在焉義安

妙三七

八

往遂易服索絨縷紉其相數重謂王生曰君萬一得生辨取密結其嫁時衣者是君妻也幼子奇兒五歲摩其頂不復顧走翁姑所起居畢含淚退閉室自經為侍女所覺泣救曰今日之事毋寧從眾何自決絕為孺人曰與死賊手毋寧自死緩將求死不得女誤我女誤我已而城破賊刺殺人無算被女輩將及孺人孺人厲聲罵吾豈畏死者奴可速殺我以手啟衣領引頸觸賊賊為之動遂揮刀仆地即舍去乃復昂首罵奴敢再與我一刀耶賊怒刃兩擊支解之相顧駭笑曰未嘗見如此硬婆子蓋孺人之死其嚴整激烈如此時鄰媪見者哀之取神帳覆其屍後賊縱火焚不盡神帳猶有存已鄰嫗與王生辨識拾煨燼將葬之啟視尚得衣領寸餘嗚呼其即所啟之領以求賊刃者耶孺人生萬曆庚戌五月初九日父夜夢接詔聞鼓樂聲幡幢輿蓋儀從甚都後一女子冉冉

從東至開篋奉讀恍有一貞字末幅似為香所侵焚一小孔及旦孺人生幼秀慧粗識文字授女誡七篇反覆成誦及長美容止若儒生德馨語人曰女有異徵慎擇所歸得王生至是殉節符夢中貞字即香所焚侵亦兆之矣嗚呼異哉孺人世系具其伯父學博德靈甫所為狀中子慕貞即奇兒矣德馨名如蘭獨立崎行有古風

劉子曰我國家崇表節義敦尚教化蓋三百年顧一旦有變死生之際皎然明白無論婦人彼號稱男子者可指而數不數數也如杜孺人死節甚偉謹嚴強毅致命不渝殆有烈丈夫風矣即云守父訓不可奪要以天植其性非有所勸而成也免之死則從導之避則不可此豈易見于冠進賢者乎夫女貞與臣範一也疆宇多故士大夫擇便而趨見險輒避安所望死封疆殉社稷者彼稽顙從脫身逃賊曷足數哉曷足數哉余作杜氏傳以風世云

妙三十七

九

曹靜娥傳

曹氏名靜娥父世榮貴池西一保人業醫素端謹鄉里稱善家窶甚故靜娥年十五未字崇禎癸未春楚帥左良玉率師東下以勤王名師行無律殺僇彌甚二月十一日猝至小江家橋世榮不及避遂父子被執靜娥欲脫其父曰遣此老人吾當從爾父既去即大罵賊求死眾以刃儼之罵益甚有老嫗從旁叩頭勸靜娥屈節以全生卒弗願奮誓不輟遂遇害事始聞監司程公世昌亟旌之越甲申諸生乃上其事于巡按御史云

劉生曰余癸未蓋與城守事從程公于西門公鈴鐸之暇即咨諏節義故娥事得早聞而亟旌之逾年乃達行部使者夫非以世榮貧故耶吾意窮鄉下里持節如娥而食貧如榮其

湮沒不得者可勝道哉又聞榮居父喪嘗廬墓為孺子泣嗚呼娥之孝有自來也夫

饒氏傳

饒氏揚州諸生李璘妾也幼慧粗知文字以早失父獨依母居遂習聲歌恆邑邑不樂形于愁歎生見而異之氏謂知己曰寧為夫子妾遂決意歸生布衣操作唯謹家人咸稱焉乙酉四月兵薄揚城氏即為必死計周身衣密縫紉不可解迨城破望見鄰家火有婦女羣走聲遂與母投室旁池中死時生方僧服攜子避他所越數日始出之池中與母屍相抱不脫云

劉生曰始余游維揚與李生交甚善生非徒文士殆蕭然貞靜人也乃一見饒而說之意饒芳烈之概有以深感之與當饒欲歸生時生之戚屬多方尼之生卒致之無黃衫客古押

妙三十七

十

衙之助而竭誠厲意以成饒志生蓋不負饒者饒臨難致命不辱其身有以哉吾聞兵入金陵驅所掠婦女倩妝炫服步進城門者五晝夜不絕使皆如饒沈池中渠盜得此而不能然也饒于是為慷慨丈夫哉或曰不尼女之死以成其節其母亦賢也或曰饒至死不棄其母非但云烈孝亦至焉嗟乎饒之死備數善矣作饒氏傳

鄭氏傳

鄭氏歙人鄭之述女適同邑鮑銓從銓受句讀習書法嘗一舉子而殤崇禎癸未銓中浙東武舉試戊子夏以疾卒浙邸訃來鄭痛絕即不欲生已而曰吾夫身後事未一辦治安可死也則為之具輿觀賁付伯氏往逆之明州曰必以吾夫骨歸既遣行矣則又曰骨歸當亟葬為之擇吉壤治墳明示以同穴身臨穴所督治審視者至再三穴成矣則又曰葬必以

祭爲之議田若干畝以所入供常祀矢之族曰毋以吾夫鬼
餒議定矣則又曰徒墓祭非古也夫宗法下壽無子不以入
祠祀非誼也爲之製主倍輸贖告之族曰必以吾夫主入凡
銓身後事慮無不周處無不當次第秩然矣偶簡銓故籍有
所賞某某金若干則又曰吾夫生不負人豈以其死而易之
以所遺田分償焉無毫髮憾于是謂已脫然無一事者乃自
治棺備斂服概從約省獨以銓遠寄一釧爲殉手書所區畫
事懷之乃拜謝姑以不得終事爲罪又徧拜夫羣從姊妹善
以事吾姑爲託又還家拜其父母來則曰塗長兵興柩歸未
有日吾早得從夫於地下足矣家人侍婢多嚴守之或有懼
容則好語之曰若毋恐吾不昏夜死房闈爲爾曹懼也以七
月七日質明伺守者怠自經于正寢之梁間蓋自夫死迄于
身殉真可謂從容條理不赦不諱以成其義烈矣銓從兄學

妙二十七

十一

以其狀語余者如此學又曰鄭既殉節之明年有乩降于家
自云即鄭也謂與銓本同仙籍以微過被謫今返吾真耳自
稱如仙或如山人與銓題詠倡和語皆出塵多警句文多不
具錄命其家畫仙像祀之學志節士也不妄語與余善故掇
其大要著于篇

劉生曰吾不欲語神怪然世頗有夫世無神仙則已使有之
非鄭氏一輩孰爲之天下豈有無節義之神仙哉世謂慷慨
殺身易今其易者絕響而鄭之視死也如旦日之自中辰以
昏如歸客之由戶堂以室循次拾級誠若固然斯所爲極難
耳夫星來嶽降古有之即鄭美疑矣昔歐陽子傳馮道而引
一斷臂李氏以爲愧近世李夢陽傳六烈亦致慨于奄瑾時
怯死之臣又具載陳氏岐稷丫爪之異知古比翼連理事不
盡誣噫嘻有味乎其言矣

碑

香烈祠碑

崇禎丙子十二月二十八日流賊破和州州人光祿丞張公元楨遇害于北門城上配黃孺人死節于室仲子弘聞伏父屍哭為賊執奮躍入水死叔子弘聞粹遇賊向賊索生父被殺投屍火中兩孫亦同日死皆以張公城守時礮擊殺賊首鄧六王及他守人皆縋城逸賊得登大西門而張公獨堅守不去蓋公既執節就義而妻若子孫從之者若此又踰年事聞贈公官鴻臚入感公之烈祠公于州治歲時報賽載在祀典矣惟是祠有同列者勢不得及公之配與子于是長子弘開專祠于華嚴寺隅得並祀父母而以兩弟祔督學御史楊公額以香烈蓋質言之云弘開者即奉公命守舍既見羣守人皆逸勸公下北門而公叱不顧開會天幸不值賊以至今

妙二十七

三

在而夙與城友者也又踰年開屬城為碑辭方和無事時和之賢士多與城交故于和事最悉當賊勢震鄰和豈不有倡義捍守與州刺史共章程號令增餉斂貲以食其家卒議定效死不去者哉無何未破前二日即先縋逸為民望矣又何怪單門庶士旅而登陴者率徜徉下云且還視家也公目覩他守者逸同事者遁獨毅然不去此一步猶指搗申令扶走卒賊羣至而後及于難公真義烈大丈夫矣吾聞和之未陷賊實望見北門外陣無人焉者以數賊級而上周視之果無人舉手下招眾斯螳附使皆如公堅立不去其雉堞以礮石乘之城豈得陷迨其既陷骨內狼藉充斥閭巷卒無免焉然後悔不如公之不去北門一步而咨嗟歎服相與祠祀之不忘豈不晚哉顧國家自有賊患郡邑失事往往皆然不獨一和矣甚有守土之吏賊薄城則跳匿他所迨飽殺掠去吏復

還據堂皇治事如故如公以歸老郎官非受和守任而卒以
死守所謂古之鄉先生死而可祀于社者非公其誰與惟公
孝友義讓植誼有素蓋道行于家者故孺人執節不辱二子
視死如歸雖其人實賢亦云風之有自矣一門義烈視先世
文昌安國以文章科名顯者且增光譜系他何足言吾又聞
和之未陷前先縋逸去者倉皇鋒刃未嘗不同公死而又未
嘗不同公贈官祠祀也和人嗷嗷開是以痛心創骨別為專
祀孺慕之誠亦重有感云爾城知和事及公死事詳以確故
不辭為紀始末又作二歌俾開率婦子習之為上食醉酒時
迎神送神之曲曰

椰有桂兮辛有椒潔有白華兮美有琨瑤我則致之以藉俎
兮或以蒸餹類以臭味兮庶與靈招雷闐闐兮雨零零自西
來兮鱗鱗者雲蚪螭導節兮悅懽昭冥拳踞睇望兮蘭服奇

妙二十七

三

服者靈

右迎神

若有人兮堂之中焜蒿兮在上者若含笑而左右者肅以恭
入豈不言兮僂僂乎如有聲以發蒙靈嗜飲食兮羊棗在御
栝椹在供猥偷走死兮城郭如古宗祐屹立兮生者有處所
靈煢娟容與兮可無疾怒兒熇蕭兮孫坎坎擊鼓婦進熟兮
兄嫂與為涕醑靈乘風兮無苦同終古今時來下

右送神

墓志

貢士吳寬生先生墓志銘

吳寬生先生既卒之十有八年少弟光錫以所作家牒七述
來峽川求銘于先生之故人貴池劉城云將以明年某月日
葬于其里某山之原城自念少從先生庠序聞辱與游久因

以所觀記合錫所述志之寬生諱光裕豐顙脩頤顏溫栗如玉早年徧交名碩以毛詩廩郡庠益肆力經學善賦諸體詩精六書義工大篆小楷八分學使者嘗稱其試牘曰班馬鍾王以文翰並妍也而郡邑大吏亦或舍之中堂或別作亭館居之顏曰來鳳以相尊異其才名如此寬生性和易安詳不以才名自矜異所至人乞詩與書篆上自大吏貴交下及醫師游衲咸給其求人人各意得去無拒色其器量如此寬生和而介于財貨泊如也當郡邑大吏尊事之禮交道接則以受不妄及他事以自點點人故終其身貧晚而搆甲椒園草亭數椽卒不成沒之日竟鬻焉始克喪事其廉潔如此此皆余之耳目自觀記者錫所述事則里有兩熊生無罪而為王推官所榜擊寬生夜衣列狀直詣道府出之兩鮑生有文而為諸忌者阨不與試事寬生獨扶掖之俾進學宮而同學

妙二十七

西

友羅仲源早卒遺孤三歲遂以女字之是時寬生名噪甚縉紳貴家多來議昏又止一女絕憐愛之羅徒四壁立一室三孀人視如鬼窟而獨心許死友不欺也時人以爲難其篤誼如此家有從祖叔父子客死西江爲解衣釀錢遠歸其骨有包氏姑年少而贅家取撓之欲奪其守則公悉力扶植使其子成立而姑以耆壽稱完人而至其同產一兄五弟皆治詩文貧寬生名既重交游閒歲不無餽遺所從講業者亦多東脯願色養備至日進之兩尊人恣堂上分甘爲羣從嫁昏計至鬻己田代兄子償逋而錫最弱少則讀書受室之累與詩辭篆籀之學尤願慮者悉而訓迪者勤錫所自述如此錫字少友今里中又皆以詩辭篆籀推少友耆宿矣抑知固寬生所成就長養使然哉其孝友大節如此生隆慶壬申四月二十一日卒崇禎壬申冬十二月朔享六十有一先是庚午應

貢明年廷對返而疾增劇竟未拜一官以歿孫氏艱于嗣
晚買妾傅氏一女孫氏出即以字羅一子曰牽復傅出始生
而筮之得小畜初爻故以名其辭系則自漢神爵閒由桐柏
徙九子山西之新城宅五十七傳而至曾祖仕貞以族大系
繁又去新城二里居桐村祖諱頌父諱大琯皆隱不仕云所
著四書執兩詩經札觀離騷副墨游申椒園集飲和社
草天臺游草辛酉八月詩明妃曲若干首焦澹園李大泌屠
緯真顧鄰初鍾伯敬余聿雲諸公為之序而李公如真至贊
之曰是嘗學下惠得狂之皮得狷之髓者手製篆章為贈前
冢宰蘭水鄭公守歸德時迎之衙齋嚴重之而寬生生平推
服同邑施徵君下之以為宗聖譯經惟下之為畏友他四方
名士如潘景升梅李豹唐宜之林子邱茂之輩固皆相慕說
為爾女交者也即寬生可知矣劉城曰余里有李公達博通

妙三十七

五

多才亦知名士固先生高弟子也而與余善先生至郡則舍
李生家余從李生與之昵久而深相知世謂文人無行先生
亦何篤行君子哉李生未四十不第貧以死而無子余與友
生刻其詩以傳先生壽六十矣薦于廷僅有子而亦不保其
一畝之園其詩多逸至為族子所竊竄己名以質人此其不
遇與李亦未去尋丈者也皆余所深悲銘曰
亦既有文亦既有聞而依然食貧其天之屯其人之貞不如
是先生胡以名

墓碣

鮑主簿墓碣

鮑君諱師孟以候選卒于京時為萬曆長配周氏以矢節
終時為崇禎甲申公有隱德長才不克展而周氏撫其子以
成立也至丁亥季冬合葬窰嶺離城南十五里其戚屬劉城

為表墓而系以銘銘曰
蓮峰萼出清溪澗流其人霧隱其宅霞浮後者建樹前者胎
謀出也盛世沒也高邱

墓表

吳文學墓表

自洪武十七年復用制義取士士非由貢舉進士而得以行
誼文章表著于當時顯燦于閭巷二百五六十餘年閒蓋可指
而數在萬曆末年民安物阜熙熙攘攘蓋隆填委士之懷才
抱德孝者廉者文者學者有志行者困阨于學宮者老死者
短折者抑鬱寂寥其不能知于達人君子何可勝計又不幸
生窮鄉下里子孫宗族交游莫能誦說即名氏宗系亦沈于
蒼煙黃泉久矣況際際流離板蕩之餘大姓名門宗枋譜牒且
多不保即安問其先之屈首諸生而嘉言懿行之可載琬琰

妙二十七

六

而列室皇邪崇禎癸未高田吳彥初從余游而次尾在座次
尾從座起曰彥父諱涑字岱水吾諸父行吾宗族尊屬中所
嚴事者一曰青城一曰岱水于箕同高祖而年齒肩隨少以
孝聞攻苦下帷夜必達旦補弟子員性恬適不獵浮聲考經
據史凡所有之書無不竟讀竟讀無不丹鉛論列簡冊聆雷
同有今古文如千卷其與箕出共舟車而歸偕角札也崎嶇
澗谷之中念其親無不心動心動無不相感凡甘脆輕煖之
可以致養起居酬應之可以敬宗睦族無不先意承志處弟
昆分甘讓肥絕不為苟取遭母喪骨立廬墓三年孺子泣遂
用是遘疾不起臨沒惟以不終養其父為大恨語不及私年
三十有竟悒鬱無所聞以死蓋天啟之也次尾又曰
箕常有詩輓之余曰若是殆所謂孝且廉以績學而齋其志
者矣洎次尾起義捐軀禍及其族彥具書辭涕泣來告曰先

人之著述如千卷今一旦化為燼彥孤穉失怙既不舉過庭所聞兄縉弟甲皆嫻文章遭世未流竟焚研為農矢不出彥惟不文安得句一言為之傳乎敢以請諸先生余曰向所聞于次尾者可以傳且余忝交游吳辭焉雖然傳者藏之簡編不若鏡之墓上使高田後學知其先承學之士在萬曆時人多長者非今日浮薄所幾及也窮達何論哉青城名經邦崇禎中授官主簿以書法傳後岱水十餘年而卒其子孫眾盛與彥才相伯仲焉蓋岱水死十一年而次尾死次尾死又四年而余始為表其墓于剡谿之陽

哀辭

新安吳生哀辭

吳生名辭字是式一字眾少勤于學問為歛諸生卜築雞籠山下以孝友著為文章與人言但微有知者即引據經史

妙三十七

七

旁羅穉官小說自且至宵分焚膏達曙未嘗見倦容條折縷分期其白而後已聞人緩急輒解囊赴之千里命駕然諾不違時人亦莫知其貧也步履絕健舊都門內外或一日周之登山涉水必捫蘿踞石搨銘碣賦詠自適樂不為疲藏書滿家嘗曰經籍浩繁多者易求少者每散佚故自四五十卷至百卷以上者非善本吾貧不能備自一卷至二三十卷者吾當南面自誇又嘗惜焦氏國史經籍志有三缺郡邑志未詳一也小說中無元人演義二也元人雜劇不入戲術三也所藏祕本雖殘篇亦讀而度之撰著無慮數萬言皆草稿曰正氣偏留錄集古之死忠死孝死義可以不死而死者也其若臣之死君子之死父妻之死夫以為性分固然悉弗錄曰文章靈異上自人主下至宦官宮妾夷狄盜賊奴僕鬼魅禽蟲凡好文者皆著于篇則謂今天下士大夫皆不好文耳士夫

夫宜好文者也古者士大夫則好文矣悉置之不加褻刺曰禽五倫揖猴舞馬往往而人或往往愧焉士君子或愧焉賢士君子或愧焉曰不知名以為今天下儒生誇小技處士盜虛聲古之人有終身石隱行立言章後卒不知其姓名者因次其軼事而集之自上代始其他經學韻語瑣事短篇手卷凡十餘種大率出于教忠達性其交游至博嘗曰吾固有數百人之友有數十人之友有十數人之友有一二人之友然吾之所以至于友者惟城與壹而已久棄科舉落落人閒晚為故人鄱陵鄭公二陽聘入安慶開府出入和門勉以立身事主安輯兵械絕不及私鄭公在皖三年賊屢犯舒六光固滯桐城邑卒以未破鄭解官為言者所中踰年從驛蹂躪中赴京對簿鄭公之客千人蔑有從者獨吳生匍匐往艱難其之遂以積勞遘病崇禎十有六年冬盡病革京邸鄭公哭而歸其殯厚卹其家當吳生之在皖幕也早夜念其母氏吳生或出覲省鄭公具書說典故及理解無不首以太夫人為問者其于昆若弟友愛最篤無諸名士所為夫吳生生而長齋茹素不葷不娶不啻陽城兄弟今溢先朝露返于無何有之鄉適以去其浮累不足為生悼使生在今日方有黨錮之禍門戶之仇其死固已幸矣惟吾黨之士討論失所資詰難失所敵然諾失所持也城自國變以後神思忽恍問言愆期是可惜也是可傷也乃為哀辭遺其弟典刻之冢上其文曰

妙三七

六

雞鳴之埭廣以幽延陵之人家其取盜無米兮百結裘具甘毳兮計慮周其急難兮倡以酬義固矢兮命奚尤羽既脫兮鱗既修嗟哉吳生胡為留幸不覩兮黍離憂遂長夜兮徂春秋名以燿兮身以漚嗟哉吳生何所求

尚寶孔君哀辭

崇禎甲申夏建德相國孔公聞先帝血詔痛哭二十餘日捐
賓客弘光乙酉夏長公子尚寶丞以繼聞國變亦痛哭數日
而終州郡傳聞莫不嗟歎丙戌仲春余始得其絕命之詳退
而屬諸同人君諱尚蒙字聖初孝謹溫恭其天性也秉禮守
義其家法也羣從十餘人睦若同產以兄尚鏞爲家督鄉里
共稱其門風也當相公入政府時聖明在上下天下騷然諸公
卿家人子弟之屬昧者煽勢弱者救過不遑聖初侍京邸自
夙夜起居外夷猶自得旁及瞿曇之言絕不以寵辱動其意
顧漆室之歎則有之故在京師樂坦而憂益深兩太史門生
交譜徧天下未嘗與相涉此其質有過人者及相公既死義
泣血走南都得請子祭葬贈賡諡文忠身任尚寶哀思嗚嗚
語不見齒但以江南爲慮一聞舊京陷慨然曰吾屬遂如是

妙三十七

九

乎方議守若以待援師籌畫未具遂以疾革口不絕云此其
願有過人者齋志暮年之後宗戚懷恩從兄尚鏞述其遺行
猶令鄉閭欲泣此其所感有過人者君之沒也頗有憾于時
然世篤其忠於一身之事已盡夫何歉乎君之兄弟暱交余
父子閒不翅骨肉每憶君亡涕零腹痛莫抒其哀遂爲些辭
以傳于後

玉步迅改死社稷者誰邪乘輿巡幸死宗祀者誰邪先孔氏
而抗節不肯屈志後孔氏而起義不畏覆宗者誰邪始以賣
主受封爵不旋踵遭誅屠者今身名何施邪始以全軀保妻
子未幾殂殞於疾病暴卒於憂疑者今魂魄何知邪以公輔
之肩世祿累朝奔走新室冀策元勳者何其不思邪又有干
進希榮卒未見驟升鼎貴者豈不朝露危邪君之死不以寒
暑不汗君之哭不以兒女牽情君奚爲而哭哭奚爲而死遽

若斯耶君之聲容慷慨猶在吾耳目君之齋志忠孝使人感歎不忘者非吾師耶若其先負勢囁齧致閭里報怨擇軀若鴻毛者奚足悲耶

李母金孺人哀辭

有明故海州學博首川李公配金孺人卒於丁亥夏五故孝廉李源常憲及今文學懋勳之母也孺人出建德名族早歸李氏蓋壺以內政無不嫻儀皆可則方學博公少壯時食貧擁皋比上座執經析疑問古文奇字者進則聞大言退則賦既醉未嘗見剗薦之勞未嘗復正杵之說而戶以外莫不誦其賢且材者其佐學博公誨子女若孫洛誦勤擊必以植行為先源常雖舉於鄉拳拳致戒不去口學博之官海州遇大至倉皇詆誅之以疾終孺人稱未亡人而姑存其食息自教兒及源常蓋先朝露南北國變繼聞孺人每念及家國涕

妙三千七

予

洩交下然憤痛之中猶矜持閭範肅若朝典俾膝以下服高曾之矩無斃焉予不佞城姊於孺人為姒姊早世姊之子女皆老矣嘗粗為城述孺人行事友生吳生應箕孺人女婿也蓋恆舉孺人懿善相告故城所聞知不謬孺人今以壽考棄巾櫛骨肉忠孝門風昌盛無容悲悼子懋勳孫時來計曰某倉卒不能言聖善特不及待清以終迪此孤兒弱孫也是不得無憾予故作哀辭遺之併以告諸學博公及源常也地下有知或亦少舒憤惋與

簾幙之嘉令兮管書為彤庭階之森茁兮絮詠於櫳成夫子以修能兮祀於庠社之宮訓子姓以砥質兮曰種經者學而必榮叶惠及宗黨兮不獨吾甥之是頌叶年高備福兮不惟吾姊之難朋叶冢嗣之薦名兮孫復門風季子之著孝兮仲更固窮皆孺人之弼訓兮埒於而翁詒謀兮誠恪惋痛兮家

邦叶 治有方兮酒醕毫不倦兮女紅行既懿兮靡聞志得養
兮祿可以不豐夫何羨兮長爪夫何悼兮令躬嗚呼傷哉兮
孺人之素翼為垂柳閭里之白冠如飛蓬

誄

署池州府推官監紀軍事吳公誄

吳次尾既就義之明年余乃為之傳又明年復追誄之傳稱
次尾從余宿好也誄稱署池州府推官監紀軍事從公志也
曷從乎志公不倡義即不受此署不受此署即不死其死也
以其署軍事也其署軍事以其義也志乎義卒乎死故曰從
公志也夫仲宣文士徒有羈客之傷子固武臣僅抗圍城之
寇陳思猶且攜辭安仁尚為抒藻況乎節系忠貞不改醮于
再姓義當蹇難欲回日于西春者哉貴父以死事致旌叔持
以刺仇蒙喧竊比茲義大放厥辭誄曰

妙三十七

五

明興聖作殷匹周倫教深恩厚戶浹肌淪鬱蒸英穎挺此哲
人哲人維何延陵之裔闔爭夫亡嬴博有竈楚越播居貴池
是世舊畿近邑鍾山在睇家有素業一經研田處邑僻壤荒
落隅偏英人崛起遂顯厥前如彼芒蘿夷光燿然誕生岐嶷
僉曰星來命名風伯噫氣昭回其究實配翕張多才播揚萬
彙若拂微友書讀不再文成無點經年之業篇皆琬琰三數
公者讀之裨斂屢奉冠軍眾允無忝實大而宏聲高則應吳
門響臻金沙盟訂婁松兩江鑣勒一乘唐唐章貢朝宗敬聽
衡嶽梁岷嵩華恆岱雞足南窮鑿閭北背承學之徒聞聲而
戴家有其書人傳其喙名既以高謗亦以成道之所與鬼為
之爭賢書罔舉公府無徵卒此國子祭酒諸生嗚呼哀哉性
本偏奇激益岸異人揖我坐人拱我戲論則泉奔氣亦發熾
正平德祖小兒奚翅乃其立誼魁壘磊落緩急朋需浣濯士

託魏其傾身僅節西遑黨籍所推顧及元柝嗚呼哀哉為炳
 大節髮繫九鼎周轍不征漢炎欲暝六臣獻符九虎持梃禿
 顛恐後捐身誰肯乃奮張良乃恥魯連望拜孝陵告於皇天
 糾士破產搏虎張奉曰余一旅少康因焉維時同心新安稅
 侯外臺承制嘉乃忠猷刑官命職軍事監謀便宜既拜福京
 曰余董治爾師快此中區乃一厲士二邑摧枯渠長就縛漢
 法重敷士氣已振壯謀益亟天人舛錯日磬先踏輔車云孤
 芻儲罔力義激氣奮猶倚崩勞嗚呼哀哉空院鼓竭尸鄉不
 行頭馳十里面故如生巾幘整飭鬢額崢嶸聞者歎息見者
 悸驚嗚呼哀哉公未舉事有葛其鄰公既舉事有靦縷紳公
 未舉事恥與噲親公既舉事飛檄斷斷纖士壬夫內報而伎
 欲害公成欲湔己愧合謀為俚漏師致媚公自千秋彼乎奚
 啻宣州早覆吳江繼蹶清漳復亡餘姚被梓三山四明因之

妙三七

三

顛越泉臺有朋攜手天闕還為列星耿光不沒嗚呼哀哉

祭文

祭山東方伯張公文

當崇禎十二年之正月二日乘勢出不意進破濟南時
 大方伯桐城鍾陽張公秉文抗節不屈遇害其配方夫人率
 妾媵輩赴井死以殉臣忠婦烈天下悲壯之事聞天子將議
 所以褒揚贈錫以勸來者會公之弟若子已扶櫬歸里以六
 月十一日至金陵貴池諸生劉城者公丙子閒所舉賢良以
 應明詔者也感公知己痛公大節喜公得死所遂以門下士
 之誼酌醴東帛為文以告公之靈曰嗚呼我公古大臣風懿
 碩粹美悉數難終余論其大惟茲匪躬誰管封疆徇徇徇徇
 誰司指授望敵走僵乘勝奄至大藩已殃雖則大藩終不忍
 言精銳盡出芻蕘無存東平不作勝詭翩翻公於此時一木

是支手掣肘露擐甲誓師巡城而呼勢不可為正纓伏劍皎皎何玷噴血罵賊爾濫且僭睢陽常山死矣無忝公之未死自分如此去腸中旬手書一紙與城存亡事前已矣載觀刑于志合道符象服昭德同委泥塗從容止水側貳與俱臣死其職恨未殺■捐脰陷胸責亦已塞婦也殉夫忍苟食息併命同歸綱常是植天下多事白日為陰抱頭鼠竄蕭蒿滿林公乎一死不朽者心況不獨死夫刃妻沈延津同去光氣千尋城也不才于公無媒公也聞聲夾袋儲才推賢急士罔或疑猜公今死國抗義如雷我為公舞不為公哀何以報公守身毋回不疚不辱庶慰泉臺我欲告公舉難以枚意滿口重氣激雲開嗣子有人坤維未殯

祭張天如文

崇禎十四年五月大倉庶常張西銘先生終于正寢其友人

妙三十七

三

貴池劉城越在千里聞訃于家為朋友服哭之哀越明年壬午正月辛未朔乃克為文致生芻告于西銘之靈曰嗚呼太上立德夫功與言士三不朽身沒道存粵若稽古有張特聞在周則仲孝友忠勤佐宣協甫飲至策勛宋則橫渠倡道關中訂頑之訓匡廓鴻同理一分殊仁體昭融於惟先生百世代興始標侯在繼寓西銘孝友敦固胞與恢闢同父十人均愛無罅一門之內魚魚雅雅視仲孰多聲施華夏閉戶著書翼經正史房皇三代揚推千祀既自昌啟上下雷同議論溼濁僉壬輸攻豈無氣節豈無理學逆酸既炎推排昌諤於惟先生內行淳備扶持正人獎掖義類同里同姓有友清剛望衡對宇立不易方締交砥行道從此始吳門金沙合志雲起聲氣之盛近古罕比學成名至廷擇庶常英彥綺合含吐顏頰素心雅意覽時冥合歸築文圃多士欣託實大聲宏寰海

所望知己當國勸駕趨裝云胡無祿蓋焉一朝蒲觴未冷鬼
伯哀號宜興初入聖政維新嘉謨盛事累牘難陳云誰講貫
云誰諷諭其言則行其人埋玉雖不作相有相之功凡茲休
美先生意中言念疇昔流連虎阜慨論當時移金銷漏今也
志行身可已矣後之君子亦知所自著書滿家意亦在是德
功與言三者並峙我無私痛陳辭遂止

祭梅朗三文

嗚呼朗三不永其年意外倉卒聞者涕連君有祖德彷彿固
遷鹿裘石室作手如椽揚扈藝圃其指數千大業欲竟授之
哲孫文紀皇霸縣之圓門實維君力繼述新竣維君早慧逸
才絕倫賦似平子詩準仲宣草同大令真則誠縣文比中壘
畫竟輞川瞿硎為號書帶為園沙羨有草賦紀有編業雖未
卒已見一斑時譽霞起知好雲連聞名投贄四海彌天繳羽

妙二十七

高

返棹奄忽蓋焉蘭摧玉碎一彈指閒躊躇不得踵接凋殘茂
先已矣西銘亦然人亡文喪學者憂煎如吾道合韻亦輕捐
感茲存沒腹痛淚闐有交如是岳立比肩眉生仲馭結髮屏
鞭威維雪度友則孟璿不朽之託足慰幽魂

公祭孔文忠公文

孔林閒氣篤生世賢既醉五福公其獨專昌啟之際默若淵
審秋霜春雨正直沈潛弗吐弗茹峙嶽融淵橋門敷教胄子
咸甄秩宗豐鎬寅亮周旋功在櫛替言滿經筵聖明特簡棠
鑰維宣首揆倚藉坤轉乾旋百辟式則洗心載虔扶植正類
廣厦細旃功高心苦物儕身全寵綬方極遽請歸田浴公之
德司馬之年清商一部以當鳴蟬望之儼如即之温然與臺
牧豎釋齒華顛一辭羣服至德輝輝內外諸從稟訓無儂笏
纓庭布旗鼓巷聞心瞻魏闕變起雍燕至尊蒙塵鳳馭同仙

公聞悲痛擗踊流連尋奉哀詔一慟而捐純忠至性篤摯精
堅在宋文謝異轍同傳老成凋謝通國涕連追維德廟政府
可詮越有茗水蜀有井研吳有陽羨齊有菑川孰孰孰孰孰
方孰圓和平淳裕孰為公先吳橋吉水待公幽玄公其往矣
先帝在天雲旗升卷鑿此幾幾

公祭李首川先生文

於惟先生今代儀型美善難悉備古儒行伯陽道德元禮標
格艱侯神姿延平軌則幼生望族岳伯芳躅長冠藝林玄圃
積玉維吉水公物論所宗先生孝事養志遺風惟伯仲氏逮
及其季先生友恭田荆姜被譚經折疑蔚為人師當其指授
並自淵奇張鳳荀龍膝下鬱翁推本庭訓傳業者翁我思古
人學成名登如先生者三事九卿乃艱一第騏驥晚躡秉鐸
拜官長途齋志滿區莫與翦除先生義憤溘焉遂殂其

妙三七

五

生有為其化如遺哲人是痛違者自怡我友令子珪璧梗梓
讀先生書當吉士史老泉布衣軾轍雲飛卻一候吏子固杜
齊先生道高百世是儆哲肩建豎理一報昭體魄安止魂氣
歸勞九泉有知一笑勿號

祭李源常文

李公源常親翁以公軍計偕北上諸同人且祝轅就道有日
矣忽遭奇疾暴卒邱中變出倉卒人咸嗟異其明年癸未正
月令子時扶柩歸殯祖山同里世盟弟劉城既率子廷鑾廷
鑾哭于其位矣生平同好盟弟羅尚甲從九華馳至復以辦
香清酌哭之哀城乃更為文同告於源常靈輿之前曰恭濬
高深世毓明智乃篤之子海內寡二修行砥名中閩外肆幼
承父訓早稱人驥午領賢書倏然冠異齊年同門皆稱上駟
一詞羣推李也渠帥數入春明挾策失利祕簡瑯函屋連牀

置門罕雜賓食惟者字孝奔齊魯友乎昆季重泉體魄北堂
 滴饋幾年孺泣無方養志釋衰披裘遭逢盛治翹首聖明願
 扞壯志令子三雛羣經五笥一鳴驚人濟美可意物望殊殷
 明光待試云胡奄忽溘先旅次城等屬在世好姻盟又締過
 從無時長談不記酒杯朝寬箋牘夕至媿媿無恙午夜可識
 俄頃之間東白方質報君凶聞咄咄怪事長吉長源粹焉如
 寄未畢婚嫁蟬蛻一視所無恨者鴻文不墜版行人間秀句
 獨歸大志未終則有令嗣薤露勿歌椒漿亦匱

妙三七

三



嶧桐文集卷第十

